



廿九

48
214
29



門 18
214
卷 29

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十一日

時務報

第二十九冊

The Chinese Progress

昭和十九年
一月十九日

時務報第二十九冊目錄

論學校七變法通議三之七 譯書

記自強軍 新會梁啟超撰

蘇州日本租界章程 洋務局馬房執照章程 洋務局東洋車章程

蘇州關道陸擬辦租地章程 又擬呈經管官建市屋章程 桐鄉張坤德譯

英文報譯 中國借款 英領事葛具報廈門商務 論希為土敗非歐洲各國之福 西伯

利亞鐵路 天下貿易場中通用之語言首尚英語 裝軍火船保險涉訟 試

驗礮彈穿力 烏石吸鐵 紫銅用綠水鍊成 呵爾唔斯緝案被戕續第二十八冊

路透電音 桐鄉張坤德譯

東文報譯 日本古城貞吉譯

論俄國日強續第二十七冊 論東亞亞客歲情形 日本領事論重慶現情 英法有聯

盟之意 俄人經營咸鏡道 日人察視暹羅 澎湖列島志畧

譯紐約講學報海底屋 俄國工藝日盛 俄國文教 青浦朱開第來稿

時務報館文編續第二十八冊 查閱沿江砲臺稟續第二十八冊 德國來春石泰原稿 上元鄭宗蔭譯述

論學校七變法通議三之七 譯書 新會梁啟超撰

西人每歲必有一籍紀其國之大政大事議院之言論近世譯者名之為藍皮書蓋

國之情實與其舉措畧具於是矣宜每年取各國此籍盡譯之則能知其目前之情

形無事可以借鑑有事可以知備若苦繁重未能盡譯則擇最要之數國譯之其餘

諸國則彼中每年有將各國情實編為成書者製造局舊譯列國歲計政要是也惜

僅得癸酉一年後此蓋闕若能續譯至今則二十年來西方之形勢皆瞭如指掌中

國學者或不至智闇若是耳

欲興自然之利則農學為本今西人種植之法糞澆之法畜牧之法漁澤之法及各

種農具皆日新月異李提摩太謂中國欲開地利苟參用西法則民間所入可驟增

一倍補益可謂極大矣然舊譯農書不過數種且皆簡畧未從取資故譯農書為當

務之急也

譯出礦學之書多言鍊礦之法未及答礦之法今宜補譯然此事非習西文入其專

門學堂且多經勘驗不為功也

中國之人耐勞苦而工價賤他日必以工立國者也宜廣集西人各種工藝之書譯

成淺語以教小民使能知其法通其用若能使中國人人各習一業則國立強矣舊

時務報

時務報

時務報

時務報

時務報

時務報

時務報

時務報

時務報

時務報

時務報

時務報

時務報

時務報

時務報

時務報

譯有西藝知新等書。言小工之學。工程致富。考工記要等書。言大工之學。格致彙編中。亦多言工藝。惟西人此學。日進無疆。苟能廣譯。多多益善也。

通商以後。西來孔道。為我國大漏卮。華商之不敵洋商也。洋商有學。而華商無學也。彼中富國學之書。日本名為皆合地球萬國之民情物產。而盈虛消息之。至其轉運之法。銷售之法。孜孜討論。精益求精。今中國欲與泰西爭利。非盡通其學。不可故商

務書當廣譯。舊譯有富國策。富國養民策。保富述。要等書。佐治芻言。下卷亦言此學。

泰西自希臘強盛時。文物即已大開。他里斯等七人。號稱七賢。專以窮理格物之學。提倡一世。而額拉吉來圖。梭格拉底。柏勒圖。什匿克。安得臣。知阿真尼。雅里大各。德謨吉利圖。乍士阿士對等。先後以理學名。亞力斯多德爾。比太哥拉。歐几里得。提馬華多。而司諸人。闡發物理。所著各籍。玄深微妙。近世格致家言。皆祖之。其後果魯西亞士。白分道弗等。以匹夫發明公理。為後世公法之所祖。故欲通西學者。必導原於希臘羅馬名理諸書。猶欲通中學者。必導原於三代古籍。周秦諸子也。舊譯此類書甚寡。惟明人所譯有名理探空際格致等書。然未盡精要。且語多詰屈。近譯者有治功天演論。辨學啟蒙等書。幾何原本。奈端數理等。為算理之書。算理者。理學中之一種也。

以上各門。略舉大概。舊所已有者。畧之。舊所寡有者。詳之。實則西人政學百新。無一

書無獸到處。雖悉其所著。而譯布之。豈患多哉。特草創之始。未能廣譯。則先後緩急。

亦當有次。蒙既未習西文。未闕西籍。率其臆見。豈有所當。惟存其一說。以備有力者之采擇而已。至如同同一門類之書。則當於數書之中。擇其佳者。如記西國百年以來事實者。彼中無慮數十家。近人所譯。馬懇西氏之書。間非善本也。或擇其後出者。其有已譯之書。而近歲有續編及駁議等編。皆當補譯。以成一家之言。此亦譯譯本者所當留意也。

請言譯例。譯書之難讀。莫甚於名號之不一。同一物也。同一名也。此書既與彼書異。一書之中。前後又互異。則讀者目迷五色。莫知所從。道咸以來。考據金元史稗。言西

北地理之學。蔚為大國。究其所日日爭辯於紙上者。大率不外人名地名對音轉音之異同。使當日先有一遼金元三史國語解之類之書。泐定畫一。凡撰述之家。罔不

遵守。則後人之治此學者。可無斷斷也。今欲整頓譯事。莫急於編定此書。昔傅蘭雅在製造局所譯化學汽機各書。皆列中西名目表。廣州所譯之西藥畧釋。亦有病名

藥名等表。皆中英文西文。兩者並列。其意最美。近本報所譯各名。亦於卷末附中

文合璧表。欲使後之讀之。知吾所譯之名。即西人之某名。其有訛誤。可更正之。其無

訛誤。可沿用之。此整齊畫一之道也。惜未悉心考據。未能作為定本。製造局之名目表。則大佳。他日可以沿今區其門目。約有數事。

一曰人名地名。高鳳謙曰：西人語言，佶屈聱牙，急讀為一音，緩讀為二三音。且齊人譯之為齊音，楚人譯之為楚音，故同一名也。百人譯之而百異，贏寰志畧所載國名之歧，多至不可紀極。宜將羅馬字母編為一書，自一字至十數字，按字排列，注以中音。外國用英語為主，以前此譯書多用英文也。中國以京語為主，以天下所通行也。自茲以後，無論以中譯西，以西譯中，皆視此為本。見二十六册文編中可謂精當之論。惟前此已譯之名，則宜一以通行者為主，舊譯之本，多出閩粵人之手，雖其名稱參用方音者，今悉無取更張，即間有聲讀之誤，亦當沿用。蓋地名人名，只為記號而設，求其舉此號而聞者，知為何人何地，足矣。近人著書，或矜言釐正，如謂英吉利乃一島之稱，稱其國名，則當云白爾登，謂西伯利亞之音不合，宜易為悉里爾之類，徒亂人意，蓋無取焉。今宜取通行最久，人人共讀之書，刺取其譯名，泐為定本，其續譯之本，有名目為舊譯所無者，然後一以英語京語為主，則盡善矣。

二曰官制。有義可譯則譯義，義不可譯乃譯音，此不易之法也。人名地名，不過記號之用，譯音已足。至如官制一途，等差甚鉅，職掌各別，若徒譯音，則無以見其職位若何，及所掌何事。如水師章程等書，滿紙不相連屬之字，鉤駘格架，萬難強記。此一蔽也。若一以中國官比例之，則多有西官為中土所無者。康成注經，以漢況周，論者猶譏其不類，況於習俗迥殊，沿革懸絕，且中國官制，名實不副，宰相不與機務，兵部不掌軍權，自餘一切，罔不類是。然則以中例西，雖品位不譌，職掌已未必吻合。如守土大吏，率加督撫之號，統兵大員，概從提鎮之名，鹿馬同形，安見其當。至於中土本無此官，強為附合者，其為乖謬，益不待言。此又一蔽也。今宜博采各國官制之書，譯一通表，先用西文列西名，詳記其居何品秩，掌何職守，然後刺取古今官制，與之相當者，為譯一定名。今有其官，則用今名，今無其官，則用古名。古今悉無，乃用西音繙出名之。中國官稱喜襲古號，即如巡撫兼副都之銜，而遂號中丞，知州非司牧之任，而沿稱刺史，凡此之類，不一而足，皆於正名之誼，有乖然。人人知其為同名異實，無所不可，若以西官襲中號，則人將因其所定之名，以求其所掌之職，苟立名不愼，則讀者鮮不誤會。即如英國印度之長官，與威而士之長官，譯者皆名之為印度總督，威而士總督而不知其權迥異也。此等之類，極多，不可枚舉。取參錯之名，而比較以定之，此事最難。如歷代職官表，可謂近代博大明備之書，然其定例，以本朝官為主，而列歷代之名於下，其前代有此官，而本朝竟無之者，已多。漏畧失載，而其尚且若茲之難，況以中例西耶。故苟其職為古今悉無，此後凡譯書者，皆當按西文者，切不可勉強牽合，無甯譯西音而注其職掌而已。此後凡譯書者，皆當按西文查表，溝若畫一，則耳目不亂，制置釐然矣。若未能就此盛業，亦當於譯出之，每官名下，詳注其品秩職掌，勿使學者疑。日本近日官制，悉模仿西法，而其官名率多漢唐遺稱，若有中國古今悉無之官，則用日本名稱，亦也。

三曰名物。高鳳謙曰：泰西之於中國，亘古不相往來，即一器一物之設，亦各自為風

氣有泰西所有。中國所無者。有中國所有。泰西所無者。有中西俱有。而為用各異者。至名號則絕無相通。譯者不能知其詳。以意為之名。往往同此一物。二書異名。且其物為中國所本有者。亦不能舉中國之名以實之。今宜將泰西所有之物。如六十四原質之類。及一切日用常物。一一考據。其為中國所有者。以中名名之。中國所無者。則備考已譯之書。擇其通用者用之。其並未見於譯書者。則酌度其物之原質。與其功用。而別為一名。見同上其論雖矣。有生以來。萬物遞嬗。自大草木大鳥大獸之世界。以變為人類之世界。自石刀銅刀鐵刀之世界。而變為今日之世界。其間物產。生滅相代。其種非一。或古有今無。或今有古無。或古今俱有之。而古人未能別析其名。如六十四原質。自古人視之。則統名為氣。為土。為石而已。至於人造之物。日新月異。其名目之增。尤不可紀極。西人惟文字與語言合也。故既有一物。則有一音。有一字。有一名。中國惟文字與語言分也。故古有今無之物。古人造一字以名之者。今其物既已無存。則其字亦為無用。其今有之物。既無其字。則不得不借古有之字而強名之。此段借之例。所以孳乳益多也。然以虛字假實字。沿用已久。尚無不可。如不字為字也。字哉字之類。以實物而復假他實字以為用。則鮮不眩矣。且新出之事物日多。豈能悉假古字。故為今之計。必以造新字為第一義。近譯諸名。如汽字之類。段借字也。如六十四原質。銻鉞鉀等之類。造新字也。傳蘭雅譯化學書。取各原質之本名。擇其第一音。譯成華文。而附益以偏旁。屬金類者加金旁。屬石類者加石旁。此法最善。他日所譯名物。宜通用其例。乃至屬魚類者加魚旁。屬鳥類者加鳥旁。屬木類者加木旁。屬器類者加匚旁。自餘一切。罔不如是。既無稱名繁重之苦。又得察類辨物之益。定名之後。仍用名目表之法。並列兩文。以資證引。此譯家正名之宏軌矣。

未完

記自強軍

新會梁啟超撰

東事起。天子以南皮張尙書督兩江。佩南洋大臣印綬。時敵氛張甚。中興諸湘淮百戰軍皆不有功。於是南洋自強軍之議起。和成尙書移節去。金陵綠營與自強軍弗善也。乃徙軍吳淞。今年春。撫軍趙侍郎大閱兵。既畢。則曰。江南諸軍。無如自強軍。賢士大夫知兵法者。舉曰。江南諸軍。無如自強軍。是以梁啟超記之曰。今日之疲。與散漫偷情畏葸騷擾者。莫中國之兵若矣。而旗兵。而綠營。而防勇。地地不同。名名不同。而疲與散漫偷情畏葸騷擾無不同。若是乎中國之人。殆不可以為兵矣。啟超於軍旅之事。未之學。然以所聞自強軍者。全軍操練。塵八閱月。馬軍乃一月有餘耳。而其士驅之精壯。戎衣之整潔。鎗械之新鍊。手足之靈捷。步伐之敏肅。紀律之嚴謹。能令壁上西士西官西婦觀者百數。咸拍手咋舌。點首讚歎。百吻一語曰。不意支那

人能如是。能如是。梁啟超曰。天下無不學焉而能之事。亦無學焉而不能之事。黃種之聰明材力。堅定耐苦。無一事弱於白種。昔之游其國。肄其學校。受其業者。往往試焉。冠其曹。而諱名於其都。夫甯獨兵。今夫嚮之言洋務者。則曰。西之強。惟兵而已。而豈知其政事。其問學。其風俗。舉有可以強。而後以兵強之。強者兵。所以強者不在兵。善夫西報之言曰。西兵之長。此軍器具矣。少有未熟。歲月之後大成矣。雖然。若以臨陣。能克敵與否。非所敢言也。又曰。惜乎中國之大。而可觀之兵。只有此數也。雖然。使徧中國之兵。而皆能如此軍。中國之能強與否。猶非所敢言也。嗟夫。使吾中國人而必不可教。如黑人焉。如紅人焉。如樓色人焉。吾固無覬焉。等是人也。數百年以疲。與散漫偷惰。畏蕙騷擾。聞於鄰國者。今若此。豈其一軍如是。而他軍不能如是。豈其兵能如是。而官而士而農而工而商不能如是。彼大人先生。與吾儕小民。可以興矣。請言軍額。步隊八營。營二百五十人。砲隊兩營。營二百人。馬隊一營。百八十人。凡二千五百八十人。請言軍餉。每人每月餉八圓。視尋常兵四倍有餘。全軍每月需費三萬兩。請言軍官。營務處總辦道員四。明沈敦和。提調知縣香山鄭汝驥。統領德國游擊子爵來春石泰。教習德弁齊百凱。喀索維基。德特勒夫斯。柏登高森。伏德利西。馬師凱。南爾多福。那漢斯。每營副以華官。

蘇州日本租界章程

- 第一條 中國允將蘇州盤門外相王廟對岸青陽地。西自商務公司界起。東至水滸涇岸邊止。北自沿河十丈官路外起。南至採蓮涇岸邊止。即圖內紅綫所劃之處。照監界石。作為日本租界。至沿河十丈地面一層。官路四丈在內。暫作懸案。但中國允日本人民任便往來行走。上下客貨。繫泊船隻。並聲明不得在該地面上有所建造。將來倘允別國將沿河地面。列在居留地內。日本亦當一律辦理。
- 第二條 界內道路橋梁。以及巡捕之權。由日本領事官管理。其道路橋梁。今議由日本領事官設法造修。與中國地方官無涉。但照圖內所劃。應設道路之外。若另開道路。凡於彼此人民水利有關之處。須與地方官妥商辦理。
- 第三條 界內地基。祇准日本人民租賃。但華人願在界內居住者。准其租屋自行貿易營生。至於品行不端。無業游民。曾經犯案。不安本分之華人。及擾害租界。行同無賴之日本人。概不准在界內居住。違者即行驅逐。不許逗留。倘再故違。由該國應管之官懲辦。其界內居住之華人。凡有詞訟案件。及中國地方官應辦事宜。務照上海租界洋涇浜會審章程辦理。中國應在界內設立會審公署。
- 第四條 界內地價。每畝議定租價洋銀一百六十元。自蓋印之日起。十年內不得

漲價十年後則應照界內鄰近公平價值租賃。租主業主均不得阻撓抑勒。

第五條 界內地稅每畝每年應完納稅錢四千文。但從蓋印之日起十年內每年年外則每年每畝應納稅錢四千文。其完稅日期每年限定華曆正月十六日起。至三十日止。此永納稅錢四千文。十五日內各租主須將該年應納之稅如數措齊。照上海各國人完納之法辦理。但公用之道路橋梁井溝等處不納地稅。亦不准一人一家租賃。

第六條 凡租地時須稟請日本領事官將承租人姓名以及欲租地若干畝。照會中國地方官。派員會同踏勘該地有無窒礙。始能出租。並俟其交清租價。及一年地稅。地方官應繕租契三紙。除一紙存案外。其餘二紙由送領事官蓋印。一紙交該名收執。一紙存領事公署。以便查考。租妥後令租主自立界石。再界內地段。每人至多祇能租六畝。至少亦須租二畝。倘有須租至六畝以上者。應先具情稟請領事官。領事官仍照會地方官核辦。

第七條 凡租地必須租主或代理人居住經營。若有不得已事故。非轉租不可之時。須先稟請日本領事官查明。照會中國地方官存案。方准換契轉租。以便查考。

第八條 凡租契以三十年為限。滿限後准其換契續租。以後永照三十年一換契之例。換契時租主應稟請日本領事官。咨照中國地方官更換。不得再給租價。以及別項費用。倘滿限不報者。應由地方官通知領事官。傳諭該名。若逾兩月。仍不呈報。即將該契註銷。以便稽查。而有限制。

第九條 界內房屋應當遷讓之時。中國地方官相助辦理。至於墳墓。地方官極力開導遷移。其於墳墓多處。則應由地方官築牆圍護。以免踐踏。再界內未經日本人民承租之地。應聽憑華人照常耕種。以免失業。

第十條 界內不准建造草房。以及板頂等房。致易引火。貽害他人。倘有違犯者。立即禁止。勒令拆毀。

第十一條 界內不准收藏火藥炸藥。以及一切有害人身家性命財產之物。倘有違犯者。各按本國律例辦理。倘因工作必須應用炸藥等物。須先開單呈報日本領事官。由領事官先行通知稅關。查驗明確。方准起岸。但起岸後。應有一定收藏之所。並應速用完。不得任意各處貯藏。或久宕不用。若有此等事故。應由領事官責令該名遷移界外。以安閭閻。

第十二條 日本領事官應與中國地方官籌商界外一僻靜空曠與居民無礙之地。自行向民租賃。作為日本人葬墳之所。其地丈尺以十畝為率。倘將來不敷。隨時與地方官妥商擴充。

第十三條 嗣後蘇州別國居留地。倘中國另予利益之處。日本租界人民亦須一體均沾。

第十四條 其餘瑣碎事宜。未及備載章程者。彼此另行照會存案。

以上各條係兩國委員各奉 政府命令和衷商妥者。應繕漢文日本文各二紙。彼此校對無訛。署名畫押各執二紙候 上憲全行批准後。方能蓋用官印。照行以昭信守。

光緒二十三年二月初三日

明治三十年三月初五日

大清帝國欽命二品頂戴蘇州承宣布政使司聶

大清帝國欽命二品銜監督蘇州關江蘇督糧道陸

大日本帝國欽命駐劄上海兼理蘇州鎮江等處通商事務總領事官珍田捨己

洋務局馬房執照章程

租馬房執照第 號

洋務局為給照事。今據華商

聲請在青陽地租界內 路第 號開設馬房。合行給發執照。此照自給發之日為始。限用 個月。准其僱用四輪車雙輪車大

馬小馬或騾子或馬驃。所有租界規條。開列於後。如犯規條。即將此照吊銷。不准再用。

一該馬房收到執照之後。按月先行繳捐。計大馬小馬或騾子或馬驃。每隻捐洋兩元。所有出賃四輪車。每輛洋二元。雙輪車每輛洋一元五角。

二執照上載明車馬若干。本局著派捕房總巡。隨時到該馬房內查看。如果車馬堅壯。即准行駛。車做馬瘡。即不准用。

三該馬房所出賃之馬車。須將號牌編定。釘在該車陽面。俾拖走時。眾目共觀。易於辨認。四馬車如不合僱用。應由該總巡限令更換。設或任意抗拒。會局押令停歇。

五執照內載明棚內馬匹若干。馬車若干。以外不得多留。

六馬房內須要乾淨。通氣有亮光。並陰溝須得暢流。按照上海馬房修理之法辦理。其棚內車馬。未經奉准給照者。一概不得行駛。

七所有兩輪馬車。祇准載客四人。連馬夫在內。四輪馬車。祇准載客五人。亦連馬夫在內。大篷四輪馬車。可載客六七人者。須用馬兩匹拖駛方可。

八該馬房如犯以上開列規條。本局即將此照吊銷。如另有不法情事。再由該總巡會同本局。分別懲辦。

大清光緒二十 年 月 日 洋務局給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 年 月 日

洋務局東洋車章程

- 一車費每輛按月捐洋一元五角。須在外國月頭三個之前。到巡捕房繳捐。其車照鉛片不在內。
- 二各車往來。須分左右上下。依租界一邊為左。依沿河一邊為右。由密渡橋上相王廟對岸。須傍左邊而上。由相王廟對岸下密渡橋。須傍右邊而下。各車往來。須遵此左右上下。方不致相碰。倘故違者。罰洋一角。
- 三東洋車必得堅固造成。並時常須要修理潔淨。再另備油衣遮布等件。
- 四東洋車夫必須年力強壯。無病之人。方准充當。凡車夫身上衣服。亦須時常清潔。
- 五東洋車夫不准拉住行客。兜攬生意。亦不准攔路停車。有礙行人。凡如有大聲呼喚。嘈鬧等事。應一概禁止。
- 六東洋車載客。祇准限載大人一名。或小孩二名。或大人一名。搭坐小孩一名。
- 七東洋車不准載運貨件。鮮醃魚肉牛羊蔬菜等類。以及要傳染人之病人。並或乞丐等。俱不准載。
- 八凡東洋車內。看見有遺失物件者。該車夫當速即送至巡捕房交明。車夫不准私留遺物。察出議罰。

九日出前。日落後。東洋車夫須提燈一盞。燈上須貼東洋車上之號頭。

十車力須照洋務局議定章程。不得另外需索爭多。倘客人與車夫自訂價目。則可不照

所定車力收取。茲議由密渡橋至租界各處。價洋五分。如該僱車因客人有事。等候

至一點鐘之久。或過一點鐘者。按每點鐘加洋五分。夜間車力價。照日間加半。

十一凡不論何時。客商在租界內僱車者。車夫不得推諉不拖。

十二如東洋車夫不小心。遇有損害人家物件之事。均向車夫或保主之人是問。

十三如巡捕查出。不合以上定章者。隨時稟明總巡。酌量辦理。若所犯情節較重。則

將車照扣留。

十四東洋車夫。兜攬生意。查出無車照者。當即拿送究辦。不貸。

大清光緒二十年 年 月 日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年 年 月 日

蘇州關道陸擬辦租地章程

謹將所擬洋商租地章程開摺恭呈 王憲鑒

計開
一編號 蘇州通商場。已議定盤葑門外空曠地處。黃道臺遵憲會同日領事荒川。定有日商居住界。繪圖一幅。本道督同洋務局委員。定有各國居住界。繪圖一幅。

現當洋商議租之際。應先將該兩圖發交勘地公所紳董。按四址覆丈明確。用開方法。以五畝或十畝爲一方。挨順編定字號。以便洋商按號租賃。不致重複錯亂。

一議租 洋商租賃地畝。稟由領事官照會關道後。卽由道分別知會洋務局委員。及勘地公所紳董。一面照覆領事官。飭令該商人赴公所報明。擬租地段畝數。字號。由員紳查無窒礙。訂立草據。兌收定洋。仍先報明本道核辦。

一會丈 自本道接到勘地公所員紳報文後。卽委員會同該員紳等。三面覆丈。準確。於圖內簽立字據。眼同該洋商於地內自行釘立界石。以昭信守。

一立契 會丈定妥後。由經辦各員紳填明華洋文合璧。上中下板契三紙。送道核明。無悞。於契內鈐蓋印信。除以中契一紙存案外。其餘上下二契。函送領事官加蓋印信。以一紙交承租人收執。一紙存領事署備查。該契以二十年爲度。年滿另換新契執守。

一租價 議定無論何國商人。每人租地至多不得過六畝。至少亦須至一畝。日商租價。以道路橋梁等費。均自彼出。是以不分上中下等次。每畝一百六十元。各國商人租價。仍照原議。上等每畝二百五十元。中等每畝一百六十元。下等每畝一

百元。又不論何國商人。於華歷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卽東歷明治三十年三月二十八日。起。十年之內。每年每畝繳年租錢二千文。十年以外。每年每畝繳年租錢四千文。

一轉租 凡議租地畝。必須詢明實係該商自己租用。並非代他人出名租用。方准立契租給。設承租後有萬不得已之事。必須將該地轉租他人。應行稟明領事官。照會本關道。查明註冊。另行換立新契。如有並不稟明。私相接受。自爲轉租租賃者。一經查出。將此契作爲廢紙。

一墳墓 界內墳墓最多之處。議明由我國築牆圍護。如有洋商議租地畝。查係墳墓最多之處。應由公所紳士力勸留出。以免發掘之慘。其餘零星墳塚。查係勢難避讓者。方由錫類堂紳士代爲遷埋。設洋商在於所租地內。開掘地基。或溝渠。遇有骸骨。須速通知勘地公所。或洋務局。設法掩埋。不得任便拋棄。至洋商填築地基。所需泥土。必須向遠處地方購取。不得在界內任便掘用。致啟爭端。

一收款 由公所紳士兌收地價後。卽行稟解藩庫存儲。一面報明本道備查。俟收有成數。分別提還。所執建造官屋關署。及築路等經費。仍於每千元內。提出五十元。以爲勘地公所紳董。暨洋務局會丈委員津貼辦公之用。歸各該員紳自行公議開支。

以上各條是否可行。伏候憲示祇遵。

蘇州關道陸擬呈經管官建市屋章程

謹將經管通商場左近官建市屋章程擬呈憲鑒

計開

一管屋宜專責也。此次房棧建成後。應先繪屋圖六分。呈送督憲暨藩司。職道並發

蘇州府道庫廳分別備案。以後即責成道庫廳經管。按季將有無損壞及租戶居住緣由。報明司道。暨首府查考。

一收租宜稽查也。房棧既歸道庫廳經管。所有放租收租等事。應即由道庫廳辦理。收繳。隨時報由職道加派該租界巡查委員。復查註冊。至年終彙總造報。督憲備查。以歸核實。

一修理宜限制也。房棧無歲修之費。每易損壞坍塌。擬請十年以內。以每租金一百元。提六元為歲修。十年以外。每租金一百元。提十二元為歲修。其修費應由道庫廳會同住居該屋之租戶。公同商辦。註明租摺備查。仍按季彙總造報。

一租金宜慎儲也。蘇州新闢商埠。尚無絲毫閒款。辦公甚為支絀。此項房棧租金。應請專儲道庫。以為洋務公用。但非先行詳奉督憲核准。不得擅自動支。

英文報譯

中國借款

桐鄉張坤德譯

譯橫濱日日報西五月十三日

中國國家債特特項同文館學教經手籌借銀一百兆兩。業已訂立合同。今明日即可簽字。以五十一年為期。長年五釐起息。北京五月十一號來信所述如是。四月間日本日日報中。曾論此事。謂傳聞中國擬借洋債。將以應付日本賠款之未交者。計需一百兆兩。其所籌借洋債。意在節省日本賠款利息。及日人駐防威海衛之兵費耳。英德俄法各國。俱欲設法以資貸之。自四月初以來。咸躍躍然圖之益力。而彼一時也。以德為尤甚。其初請以地稅抵押。中國不允。因又克己。改請以茶稅鹽稅為抵。仍未邀准。在中國明知若允其請。則己之國中。必將使外國所有之權勢更大。前車不遠。可為殷鑒。德國欲請茶鹽稅為抵。意實希冀其國人可以主持此等人之工業。亦猶赫德之主持海關。無怪中國國家聞之。不覺驚疑矣。況中國國家及其人民。現皆醒悟。思日人之交還遼東。而使俄國得乘此機。有挾而求。轉不如舉東三省之地。界於日本。且使彼兩相仇視之為愈也。李傅相與翁中堂商定。決計不取此等借款。以免外人之干預中國政事。曾密請特君商議此事。因特君素負理財之名。寓居中國。亦已有年。此係前月之事。嗣後特君與李傅相晤商數次。現聞所議已有頭緒。其質想

必出諸英國饒裕之人。然此事確為商民之交易。與政府及使署無涉。至所借之款。究以何者為抵。尚未詳知。大概總在國庫每年所入八十兆兩之內。抽提數成。分期攤還。此事果成。殊有益於中國。吾等亦不禁為之欣幸焉。

英領事葛君報廈門商務

譯上海字林西報 西五月二十日

駐廈門英領事葛特餒。具報一千八百九十六年該口商務。甚為詳明。現已刊印出售。計有三十二頁。售價二個半本士。凡為商賈及製造之人。皆可購閱。當不能復抱怨國家不為之力助矣。報件甚長。姑摘其大概錄登之。葛君之言曰。廈門商務。未見有加。亦不至有減。惟茶業大虧。幸有中國多人。從英之屬地歸來。出其所賺之資。用於鄉里。藉可補茶業之不足。該口商務。所以不能擴充者。其故有六。一。內地抽稅太苛。各釐卡查驗稽延。二。則鹽鹺之利。為國家獨擅。多有弊端。既使地方貧瘠。且有阻礙魚業興旺之處。三。則轉運不便。四。則未用外國機器。若中國國家激勵之。使用外國機器。並藉外國資本。其各縣地方。可以賺錢之工業甚多。五。則無礦。如果有煤。亦從未開採。且無開礦之望。六。則內地未設郵政。可以遞信及寄小包物件。現惟通商各口。設有海關郵政。葛君深望新設之海關郵政。辦理能臻妥善。其臺灣出產之貨物。向須至廈門後。重複裝船外運。今臺灣已屬日本。能否仍舊。尚在兩可之間。葛君

論此事。須看淡水一口。能否開濬。使大船之如走太平洋者。亦可停泊相宜。再看日人用自己之船。裝載茶葉。運由臺灣而至長崎。另換船隻裝運美國。其事能辦成與否。以目前而論。茶市交易。多在廈門各縣。所種茶樹太多。其實可以改種樟腦樹。惟樟腦樹亦有不便之處。因樹本過長。培植較難也。葛君又論棉花及刀叉銅錫等器。曾取各種寄至商務公所。他如魚也。麩粉也。金銀葉也。肥田之物也。自來火也。藥材也。燈也。針也。各種紙張也。洋油也。皆逐項備述其情形。又論香粉縫紉機器肥皂麥糖絲等類。若絲一項。前任道台曾經整頓。自彼離任。又懈弛如前矣。至論茶葉一事。有名侃斯者。另行具報。見於後幅。葛君又論烟與羊毛貨。並推廣貿易之道。謂如為領事者。於貿易初無學問。又未身歷其事。使語其同鄉商人。如何以至妙之法。推廣貿易。終不免隔膜。在伊即欲諮訪於商務有益者。固亦不易也。設有一領事。頗具熱腸。各處探問。以備具報商務。或有人因其所問而答之曰。試思我果得一秘訣。又豈肯告汝。使人盡知乎。雖然。身為領事。能在所駐之地方。訪得情形。亦豈少哉。此等情形。在中國貿易中人。大概或尚未知耳。至如在中國銷洋貨最尋常之法。由英運至香港上海之後。由上海商人分銷。或中國行商。雜帶於行李之中。攜銷各處。其弊在中國商人。每喜結幫抬價。其次則為內地開設店鋪。然亦利弊參半。再次則行商出

門兜售。所難者中國行旅費多。轉運不便。加以此等經理之人。欲求其有才幹。能耐勞者。至內地貿易。亦甚難得。莫若用傳教之人。作為行商。此等人既為商人出力。亦無礙其傳教之事。且彼借名行商。較愈於專為傳教而來。當不至啟人猜疑。嫌惡。因傳教所以然之故。中國人終未能明悉也。據葛君之意。如將貨色列入告白。登於報中。未必有益。尚不如用招貼及華英大月分牌。其貨色牌記及瓶罐顏色名目。或羅列貨樣。供人選取。外國製造之人。應至中國親歷一番。察其所宜。在領事誠喜助其國人。然每有來函。問其情形者。未免多此一舉。不若查閱開雷所著之商務書。尚能有益。此外更有洋藥茶葉二事。葛君之論洋藥。謂產於印度者。漸為中國土產所擠。而奪其利。此何故歟。應請英國國家與中國議定。凡中土鴉片出產之處。亦必使完納正稅釐金。欲阻遏中國鴉片出產之多。惟有此法。至侃斯之論茶葉。據稱現在臺灣辦理甚善。即因日人之輕其稅也。除豁免本有之釐金外。其出口稅。每擔向抽五元八角。今改為一元一角。二使貨美而出口之價亦廉。惟廈門烏龍。因稅過重。恐來年海關冊報中。不復見有此貨矣。本年所出計洋十三萬六千元。其中付釐金者二萬元。付出口稅者三萬五千元。福州漢口。如果准其將做茶機器。在內地購用。華官不另外加稅抑勒。彼兩處之茶業。或大可興旺。但據熟悉茶務之人言。雖有極好機器。亦不能振興茶業。除非中國減輕其稅。准用機器。二者並行。或可挽救耳。

論希為土敗非歐洲各國之福

譯橫濱日日報西五月十二日

希臘與土國。將以兵戎相見之前。希人之意氣飛揚。較曩者日人與中國尋衅之時。其勢尤張。而能奔潰之伎倆。雖中國人亦所不及。中國兵從牙山退至平壤。其行尚緩。有如跛者之蹣跚。而希兵西塞勒之退。其走甚捷。直如荷蘭國人之善逃。譬有一鹿。驟見一豹。其驚竄之狀。尚不若誇妄之希人。遇土兵而駭奔也。希人昔嘗侈然誇於歐洲之人曰。曾見我如何懲創土人。今乃若是之無能為。姑勿問其所以。惟此事殊有關繫於我者。固不在圖前。而在於慮後也。希兵未交綏。即敗。未開槍。已奔。致黑拉特以北一帶。現被土人佔據。以此等膽怯之希兵。即使如叟毛潑雷史記中所載。有著名險隘之山峽。恐亦不能守禦。初時。各國請代為調停。而彼猶藐視。置不為意。今始知懼。欲求各國調停。除德國之外。仍皆願為排解。在德國之意。尚冀土人有以再創之。使希人讐服。而土王轉不為己甚。但須稍賠其兵費。更將邊界畫定。即願與之議和。土乘能勝之威。而毫無苛求。亦殊出人意料之外。豈議和非出真心歟。抑亦知別國不容其多所要求歟。或謂所擬議和條款。尚難必各國意見。能否彼此相合。

殊不知希土戰事各國並無袒助。惟從前英廷臣班爾福有言。如希土構兵。恐啟各國互攻之漸。各國或因此而有戒心乎。然要緊關頭。現已過去。各國意見。何尚不合。若果欲爲其解紛。事不宜遲矣。土國不願停戰。其懷疑不決者。殆恐銳氣已挫之希人。或日久而復萌鬥志耳。所以各國無論如何辦理。必宜從速。各國所擬議和條款。土人或有爭執。猶幸此次戰事。尚無蔓延。俄屬之勃而甘利阿。及叟惟阿。及羅馬尼亞等島。皆袖手旁觀。此非俄國教之使然。實緣希人之太弱耳。土雖勝之甚易。而歐洲各國爭慕之心。未嘗或改。惟土有此一勝。其國祚得以多延一日。即可使各國多受一日之侮辱。凡熟悉希國現在情形者。言希之教化。未必有愈於土。吾聞其言。爲之驚嘆。何人之易趨下流也。希人之過處。無可飾辯。而其畏葸膽怯。尤令人輕視。然以土人戕戮阿米尼亞之人。過惡相較。則希人似尚有善行。又何過之足云。四月一號。英政府所刊藍皮書記中。載阿米尼亞所受慘毒之事。茲摘取二則。錄供眾覽。內有兩案。皆用刑逼認。將釘釘入人之指甲中。並將燒紅之鐵烙之。其酷虐如此。又阿米尼亞某婦。生有二子。甲年二十。乙年十九。兄弟兩人。因避亂逃入土人家中。土人即從屋內牽之出。強曳其母來。使目睹其子之被殺。後此婦思欲他避。土人復呼之曰。來。吾有物示汝。因導之至其子屍側。蓋已拋棄於街中矣。指屍問之曰。汝認得否。婦

茹痛答之曰。汝曹殺之。猶未遽忘。吾爲彼母。豈不能認。土人又曰。汝知殺之者何意。因汝於二子生前。務使服色相同。吾故亦使其同斃於刃下也。嘻。史記中所載。猶有凶殘過此者乎。況不獨是也。凡獲希國之婦女幼孩。皆禁閉於官房。及城中別處。縱人恣意淫污。在品寰鎮上有婦女十五人。投水自盡。以免污辱。此等惡徒。所犯罪孽。駭人聽聞。然希人亦差相等。非真有慈悲心者。始則人盡欲戰。未及開仗。已望而却走。首尾迥異。絕似亞非利加之獅頭犬身石像矣。各國之人。信其誇張之言。初不料其庸怯若是。能無嘲笑乎。但試一回想希國之敗。將使回教仍行於歐洲。彼之幸。即我之不幸也。吾故不能不歸咎於希也。彼固自名其禍。而貽患非細者。在使已衰之國。有此一振。殆將死灰復燃乎。

西伯利亞鐵路

譯英國公論報 西四月廿三日

俄國自開辦西伯利亞鐵路以來。已閱五年半之久。在地球之中。當以此鐵路爲最長。役於工者。現計有七萬人。其經營之力。工作之勤。已可概見。隨時所需經費。向法國籌借。真有取之不竭之勢。近中俄立約。俄國又求利益。能將鐵路造經滿洲。覓一不冰凍之口岸。以爲鐵路盡頭。日後所擇之地。其在旅順口左近歟。其鐵路盡頭。目前或造到海參崴。此海口在西伯利亞極南。係屬俄境。如果此數年內。俄得以割併

滿洲則又當別論矣。但有此大鐵路。接至中國。有事之時。宜謹防敵人毀之之患。諒俄亦必知之。夫從海參崴。接造至北直隸海灣。其意之所在。蓋冀免海參崴海口冰阻之患耳。然近已查得此等海口。封凍破冰。要亦非難。是隆冬阻隔之患。亦已稍減於前。俄或二者併辦。先將海參崴作為鐵路東邊盡頭。以擴其通國之利便。然後再求高麗。或中國出路。藉將中國以及東洋之商務。皆攬歸伊國。而全收大效。亦未可知。西伯利亞鐵路。共估長四千七百英里。次第造至海參崴為止。計全工告竣。當在四年之後。現在此路已開至哇皮江。在烏拉山之東。九百英里。據聞今春可以直開至易乃希江。此江發源於中國之阿爾太山。沿流而經西伯利亞。入於北冰洋。臨易乃希江上。有一大城。名克雷腦阿次克。鐵路現已造及是處。為中段最著重之地方。過克雷腦阿次克。再陸續造至易乃希江上游各支流中間。有拜喀爾湖。湖面極大。尤為緊要之區。查易乃希東邊各處。皆山徑崎嶇。施工將因之遲緩。費亦較鉅。此條鐵路。經過滿洲。造至海參崴。不獨其盡頭可在南邊海口。並且路亦較近。此俄與中國立約。未始非計之得也。此路繞拜喀爾湖極南。經由滿洲。其程最短。其間經過各處。儘可另行設路。使人民漸聚漸興。沿路均可築城。此等利便之處。皆俄國自為己圖。而所欲得者也。告成之後。農務將興。所有產木料金石各處。俱可開闢。此一變局。將至若何境界。殊難逆料。現在所造。俱是單軌。仍備將來可以添造雙軌也。

天下貿易場中通用之語言首尚英語

譯英國公論報 西三月廿六日

英人之舌。亦猶英國之人。天下著名。比其他各國人之舌。尤能合於天下貿易場中通用之語言。歐洲有七國語言。人之習用者最多。而彼此比較。惟英語長進最速。下有一表。即可見能操英語之貿易人得沾便宜之處。因其舌於語言最稱靈便。其可與吾敵者。要惟德國人耳。近有大名望之人。論及地球應有各國尋常通用之貿易語言。英語之中。每有不合理之字句。而英人不去之。實為歐洲別國之大幸。因有此短處。別國之人所以不用。然吾欲改。亦非所難。如果改之。則英語可以變為尋常通行之語言。非別國所能匹敵。凡有文化之國。貿易場中。皆將通習英語矣。此等意見。考究斯道之人。咸以為然。確無可疑。而吾不將語言改正。藉以擴充商務。其識見之淺。亦如已經新設汽力。而吾猶欲仍用水力。或因有汽力而志已自滿。殊不知尚有電氣之力量。尤妙於用也。或云英語終久將變為天下通商各國所通行者。試舉數端。可以顯證。有名墨而好爾者。著為一表。註明天下各國通行之語言。且用之最多者。自一千八百一年至一千八百九十年。其間加減之數。表內謂除英德之外。別國概無所加。如德則倍加之。如英則加二倍有奇。在法與德及他國語言。不若英語中

每有不合之病。尚且習英語者。有增無減。若使英人能將此等弊病改去。當不至再為有文化國中。最難習學。頗費功夫之語言矣。夫英語素稱至便合用。而他國之人。謂在近時貿易場中。合七大國之語言。惟英人所寫之文。最不合式。且費功夫。人言若是。亦誠不虛。然則英人而不知改變。豈非自暴自棄乎。

裝軍火船保險涉訟

譯倫敦東方報 西四月十六日

荷國有羅乙孫行。控告勞乙爾哀格斯村士保險公司。曾經保險之船。名台爾威克者。失事。應向索償。所保海險銀二千五百鎊。而被告不肯認賠。事因上年春季。有法國行租用台爾威克船。從巒斯魯益至席蒲梯。轉運軍火。席蒲梯在於紅海。為法屬之口岸。此項軍火。係運交阿比西尼亞國王者。當斯時也。阿比西尼亞方與意國開戰。此船駛至紅海。為意國巡艦查獲。帶赴麥沙阿地方。經官以來。帶軍火定案。未幾阿意議和。意政府所設審判。奪獲敵人貨物之公堂。斷得該船被獲扣留。雖係照例。今姑准其釋放。據原告羅乙孫行供稱。該公司所保既係戰險。今船被巡獲。帶至麥沙阿。查照保險字義。當與失事并論。例應照失事索其賠償。而被告則又爭辨曰。當保險之時。原告有意隱瞞。其貨因何裝船之故。及確須運赴何處。皆未實告。且該船所帶之船牌。亦係詭託。希冀開往之處。人不及覺。是原告並未照保險章程辦理。況

原告已自赴公堂。請收圓該船。伊為利已起見。即使船被扣留之時。應照失事比論。現在船已收回。亦與公司無涉。不能認賠。而陪審官。斷照原告所請。唯其中尚有條律。應再詳細斟酌。故猶未當堂斷結云。

試驗礮彈穿力

譯英國公論報 西三月廿六日

有削飛而脫廠。所製礮彈。力能穿堅。久已馳名。英國國家。近令其製造二百箇。以備新式絲礮所用。其彈之穿力。現經試驗。即從二百箇之中。隨意挑檢。裝入絲礮。礮之口門。計十寸徑。演放之時。其彈力直透過十八寸鋼面。五金和質之甲板。板後託以六寸熟鐵。又八寸厚之堅紅木。最後一層。尚有二寸厚之鐵。彈子洞穿此數層而出。陷入土堆中。此土堆係在甲板之後者。英政府因將此次所製之礮彈。如數收存備用矣。

島石吸鐵

譯橫濱日日報 西五月十一日

奧京三月二十三日報中。載有吸鐵山。其吸力甚大。不拘何船。行近是處。皆難備禦。相傳之言。亦非無稽。又德國左近。有一著名之島。曰望呵爾姆。在鮑爾鐵克海中。屬於丹國。此島可為一大吸鐵石。雖不比吸鐵山吸力之大。能將過往船隻中之鐵釘。吸拔而出。然該島石之吸力。已足為行船之患。因船上向盤中之吸鐵針。被石吸動。

能使其船從應走之路。偏其所向。而致斜出。此固確有之事。離此島九個半海里。即可見其吸鐵之力矣。相近之處。又有一礁石。亦能吸鐵云。

紫銅用綠水練成

譯英國公論報 西三月廿六日

薄脫城有大礦。觀其最有味之事。係將安奈康達及聖脫勞能斯礦中流出之綠水。練鐵而成紫銅。在四五年以前。此水本無所用。乃今安奈康達開礦公司。每月因此進款可得洋銀三萬圓。而出款所費不過一千圓耳。此水向係出租與人。近歲始歸公司自用。首從此水之中鍊出紫銅者。係德國人名木勒。實爲之倡。近三年內。有雷特福得者。租用此水。凡其所賺之資。以二成五歸於公司。今雷亦已致富。公司自用此水之後。方查悉其中可獲厚利。現在有地若干畝。俱設有木櫃。櫃內滿盛廢鐵。逐年以來。積剩舊鐵若干墩。今取而用之。其妙實難言喻。如鐵水管。如掛重物之鐵鈎。如鐵路所用之鐵。以及不拘何項舊物。其中有錫有鐵者。皆取以供鍊用。據述櫃內置鐵一磅。卽能成銅一磅。此水先能化鐵。三禮拜之內。水中之鐵盡被收吸。變而成銅。澄去其滓。抽去其水。卽將尚不甚堅之銅。移置別櫃。再抽去此櫃之水時。其質已有紅色。然後裝包。每包計一百磅。逐包送交鑄化匠處。此等質內已有八成六分淨銅。其所剩之鐵。若同別種礦質相併。可以使此等礦質。每墩值洋三百元。安奈康達

紫銅礦公司。因此而獲利殊不少矣。

呵爾唔斯緝案被戕 續第二十八冊

譯滑震筆記

有意大利教師。操英語。囑站夫帶其行李至法京。而口音格格。站夫不解所謂。余爲之傳說。如是者。又費幾分鐘時。又舉首四望。然後進車。車雖預定。而車夫令教士亦坐我所定之車。我卽謂教士。此車爲我所定。不便伊坐。惟我所說意話。比之教士之說英語。尤爲格格不達。彼此言語不通。祇得任其趁車。而呵爾唔斯迄未之見。不覺爲之驚惶無措。因想呵若不來。定於上日夜被害矣。但火車門已關。汽管已吹。意大利教師忽呼予曰。滑君。爾何竟不招呼。予聞聲甚奇。回顧時。此老年教士。面已向。其先面上皺紋鄰鄰。鼻聳唇掀。嘴癢背曲。兩眼昏沈。而此一轉瞬間。已收盡諸變態。忽復爲一呵爾唔斯。其形狀幻化之速。誠莫測也。予問汝何嚇我。呵在我耳邊低聲曰。此時尚須謹防。我知若輩仍在緊追。爾看。莫已在。呵說時。火車已開。我回視。見一人身高。從人叢中擠進。招手似欲令車停止。但已太遲。因火車已開足走快矣。一刻間。出火車站。呵始笑說爾看。幸而謹慎。恰好莫來不及。乃起立。將黑褂大帽脫下。其褂帽。因欲改扮教士。故衣之。遂放入皮袋內。復問爾閱今日新聞紙乎。予曰未。呵云。然則汝不知倍克街之事乎。予異之。問倍克街何事。呵曰。若輩昨晚。將我房放火。予曰。

此誠可惡。呵云自持棍擊我者收禁後。我之蹤跡。若輩無從探悉。否則若輩應知我昨晚未回家。但是若輩甚留心看守爾家。此莫所以至火車站也。爾來時候無錯誤。否。予曰。一概照爾所囑。爾見轎車乎。予曰。馬車正在守候。呵曰。爾認識馬夫否。予曰。否。呵曰。即我之弟麥闊勞傅忒。若此要案。須得心腹人。較用賄而得之人尤妥。但此刻必須計算。何以避莫。予云。此係快車。有輪船相接。我等已可撤去莫矣。呵曰。我先與汝說。此人心竅。與我相等。此說或汝尚未明。如我追他人。決勿因此小阻。遂中止。汝豈不思及乎。汝何以遽輕料彼乎。予問彼將奈何。呵問我將如何。予問汝將如何。呵曰。另專雇一車。予問不將太遲乎。呵曰。不遲。此車在開透勃雷停車。若候船約須耽遲一刻鐘。彼即可趕上。予曰。異哉。轉若我輩如匪徒矣。待其趕上。將其擒獲。不亦可乎。呵曰。若然。則枉費三月苦功矣。雖獲大魚。而小魚必四面漏網。至禮拜一。即可將大小一網打盡。是以目前斷不可下手。予問然則將如何。呵曰。火車到開透勃雷後。我等下車。遵陸赴紐海文。直達笛配。而莫之辦法。又必與我同。彼將赴法京。將我等行李驗明。即在彼處等候兩日。所以我輩暫時祇能用毯袋。應用物具。須沿路購辦。從容經勒革升勃。及裴司爾。逕赴瑞士云云。予老於行路。雖無自己行李。不至即覺不便。但予思人追我。而我避人。而追我之人。又是惡貫將盈。心中不覺憤恨。然

呵知此中情形。究較我詳細。火車既到開透勃雷。我等下車。探悉須俟一點鐘。始有車到紐海文。我正在彼處看車。上行行李紛紛搬開。我等所帶衣物。亦在其中。呵拉余袖指前面曰。彼已來矣。我回望。則見遠在開恩鐵許樹林間。有烟氣蓬蓬。一分鐘後。已見汽車飛馳。向車站來。我等纔退至行李背後。而此火車氣管已放氣。向前經過。熱氣沖我等臉上。此車過後。呵曰。爾看伊往彼處去矣。人之才情。終是有限。果莫亦料及如我所料。我等之事敗矣。余問如果彼追及我等。彼將如何。呵曰。彼必下毒手。確無疑義。幸以一當一。尙不足患。此刻我等暫不說此事。我等是否先在此地中膳。抑耐饑到紐海文再食。嗣即在開透勃雷中膳。是夜我等逕到勃勒塞爾。逗留兩天。第三天到司曲來斯勃。禮拜一晨興。呵電詢倫敦巡捕房。晚接覆電。呵開視咒罵。將電紙丢入火爐中。又頻歎氣曰。我曾料及。果已漏網。余問是否莫未獲。呵曰。巡捕已將莫之黨羽。全行擒獲。惟莫脫逃。巡捕爲其所愚。我既遠出。自無人與之相敵。但我想我已將此人放入巡捕之手。如今爾最好是回英國。余問其故。呵曰。此時與我同伴甚險。此人之業已廢。若回英國。亦無以謀生。彼必用其全力。來復此仇。彼上次與我相見。所說之語。我想彼必照辦。我所以勸爾回去。仍行爾之醫道爲是。余思從前久與包探爲伍。且余與呵係舊交。呵雖相勸。不以爲意。我等坐在司曲來斯勃。加非

茶館中商議此事至半點鐘之久當夜又起身往齊尼乏在爾洛山谿之間游歷一禮拜心襟爲之一豁復折而至羅克復從羅克至湛米山峽此處雪尚深又繞道殷透來肯到墨林根沿路風景甚佳山下草綠如暮春山頂雪白如冬令 未完

路透電音

希土停戰係經俄皇逕請由土王允許○土國來文各國現在商議如何回復德國將會同各國共停戰事○沙侯倡言謂土國交涉其中難處雖停戰不足以十分補救○西五月二十日○土國所索希賽雷及賠款一節土廷允可商議而力爭應盡廢約款○希勇守獨木克斯土國前敵被擊退死傷甚多戰數鐘至天夜希始退兵土乘勢追殺○西五月廿一日○希賽雷及愛派勒司兩處議定停戰十七天○希兵自獨木克斯退兵土兵前追至希全軍潰走抵禦者僅外國兵耳希軍奔至叟毛潑雷即庶子駐紮之處○土王雖於禮拜二電令統帥停戰而土軍追兵至禮拜三止○西五月廿二日○各國均以更劃用兵邊界似尚可許土請割併希賽雷斷不可從所請償款亦必減少約款或可更改決不能廢○革島回回與耶蘇教人又重爲難英法二水師提督在司達街間行回回開鎗擊之○西五月廿四日○希政府已將額外之兵遣散○有美國義勇五百名法國義勇五十名前赴希軍投効奉派赴前敵○西五月廿五日

東文報譯

論俄國日強 續第二十七冊

日本古城貞吉譯

譯國民雜誌 西四月廿四日

俄國之於歐洲既如前所論請更論其於東方亞細亞之情形夫立國於東方亞細亞者何限印度爲奴安南被吞緬甸已亡波斯將覆而埃及甚危其能全邦家之國體者果有幾國也中國之不振已久朝鮮岌岌而未亡唯我日本屹然獨立於東海上耳當中日未交戰之前歐美之人論及東方諸國唯注意於中國一邦耳至其餘之國家則固以爲不足言矣彼其所見實以屬土之大生民之衆判之也及禍機發於中日之間歐美人士側目或謂日本勢力甚微不自忖度遽以螳臂當車危可立待豈知東方之事固非歐美所能知哉邇來俄人驚怖始有猜忌日本之意蓋俄人謀亞細亞立所謂東亞策者蓋已久矣初俄征服西伯利亞而得之於是又欲建築鐵路往年俄皇巡狩該地蓋爲此故也當時俄國所謂東亞策者特指中國而言蓋俄國之於亞細亞以爲最可畏者獨中國耳中國從來倚信英國英之富強俄所嫉惡也故俄意常謂宜破中國以爲開其東亞策之端及中日交爭既罷東方之形勢頓覺一變俄豈得不變其外交政策乎當此之時中國方困於財政蹙迫既極其需援於外國之急不暇復問其爲何國勢必渴飲盜泉饑啄烏喙矣俄相魯馬能務乃乘

中國苟安目前之計。直與德法相謀。各稱爲中國効力。其實則自謀大利。將舉一堂堂大國。以爲質也。懵者不察。甘爲服從。雖由時運無可奈何。抑亦人謀之未盡善也。俄既籠絡中國於方寸之間。所策必中。所欲必得。或簡派技師。或陰致密使。遂爲開創中俄銀行。東部鐵路之始。且此鐵路。最爲握要。誠以有此鐵路。則可自俄而至中國樞要之二地也。指旅順與大連灣夫俄人之爲此計。蓋以藩屬視鄰國也。故中國之於俄。固不異將樞要之地。割與俄國也。其餘中國交涉之事。悉聽命於俄人矣。中國既在俄人指顧中。於是俄人懷梟桀之志。置喙於朝鮮內政。遂訂日俄協商之約。以朝鮮爲藥籠中之物。俄尙不以爲飽。邇來頻運兵至海參崴。每一輪船開行。載兵二千。自我的士亞運至西伯利亞地方。及輪船回國。必送還病兵弱卒。故東部西伯利亞與壁離摩羅士古爾哥來骨士也亞等一帶之地。現有十六萬五千兵屯駐焉。又於海參崴有十一萬二千餘人。欲以緩急應變。而其水師。則有太平洋艦隊。備新製戰艦一艘。一等巡洋艦六艘。二等巡洋艦二艘。水雷屬巡洋艦二艘。砲艦六艘。水雷艇七艘。俄國虎視眈眈。誰不憤慨其跋扈哉。美國公論云。俄國逞威權於東方亞細亞洲。蓋以中國爲五方必爭之地。欲以蹂躪英國之政權。兼奪其商務也。近時英人等。雖頻痛罵中人無能作爲。然其官吏營私之甚。又豈知中國爲所誤哉。英本樹立勢力

於中國久矣。一旦中日有事。外交失宜。俄人乘虛而起。於是乎英俄兩邦。主客異地。於今悔恨。亦已晚矣。意者俄一時崛起。英豪並興。雖興亡有期。試問其增多太平洋艦隊。抑果何心乎。如以爲因修防備起見。則兵不可謂不衆矣。其汲汲於修戰備。豈非欲破今日之和局乎。日本本爲東方尚義之國。豈好侵畧人國哉。況俄境荒蕪。不毛乎。俄人何心。爲此殺氣紛紛之計。是豈天下文明之國乎。殆蠻貊不知義方之民耳。英人以英爲可設備否乎。英本眷戀和局。豈好開端於俄人哉。然則必與中國啟釁乎。嗚呼。中人之不振久矣。雖有百忽必烈復興。豈敢夢想侵襲俄境哉。由是觀之。乃知俄人包藏禍心。增多陸軍。整頓水師。實專謀攻取之勢也。俄人旣爲攻取之故。而修軍備。則其敵國果在何邦乎。吾人不欲多言焉。獨憐中國爲俄人所役。而不自顧惜耳。俄人乘其無能。陽教以復會稽之讐。而實陰謀其利。舉旅順及其餘要地。爲己國之用。嗚呼。其心烏能測度哉。有志時局之士。豈可不留意耶。美人本好爲至公至平之論。而其所言如是。究竟主何凶兆也。雖然。俄人亦必非輕忽交戰者矣。其素長於機權。故恣威力於眼前。而欲收鉅利於日後。是俄人慣用之手段也。試觀中日講和時之情形。則思過半矣。世所謂錦衣行劫之徒。如俄人是也。爲我國民者。豈可不知所以備盜哉。噫。或云世有萬國公法焉。以正規律。以守禮讓。苟不遵行。則未可

列於文明之國也。嗚呼！是何不思之甚也。儻使舉國皆聖人君子，人類絕少慾心，則公法可行於弱國。雖然，今日地球，未必如此安靖也。則誰謂公法非一具文哉？歐美人士，亦視爲昇平之弱肉強食法。故列國交涉，未可以威壓之，則托稱公法。又如利害頗小，爲勝爲敗，無關休戚，則稱公法。要之政治家等，不過藉公法爲餘閒之玩戲耳。公法既已如此，雖有名理，必不能壓制強暴之國。苟整頓內政，以窺外機，可乘則從心所欲，豈復不能任自爲哉？俄國虎視眈眈，吞噬四方，如渴牛善飲，饑虎貪食，機會忽至，則藉爲口實，開爭端於他國，亦何難之有哉？近時希土交兵，列國觀望，不敢或假一臂於其間，而俄國視之，自謂爲囊中之物。英既衰老，不能復唱一論，蓋天下之變，將漸推移，俄人殆將興歎。俄慣乘他國多事，無可奈何之際，而發其雄圖。卽如千七百七十四年，攻擊土耳其是也。當此之時，英方有事於北美殖民地，坐視俄之橫恣，而不爲之所及，事已過，英相沙力士勃雷，甚不平焉。然機會既去，無可如何，遂貽累於今日。世之政治家，其亦三致意乎。

論東亞客歲情形

譯東邦學會錄

完

今年正月所刊之中西報，敘東亞昨年之情形，先發端於中國云：中國承戰後之衰頹，補苴罅漏，彌縫破綻，惟日不足，汲汲然欲乘時振興，或云中國欲步武日本，亟圖進步，然進銳退速，恐又復昏睡耳。以余觀之，中國雖難俄然崛起，然必漸醒睡夢也。日本之啟爭端，蓋欲驚起其熟睡耳。然中國未能驟醒，似不知外國各種事情者，其政務紛然雜亂，未嘗更新，則中國雖似欲醒，恐復再入於睡鄉也。可知耳。雖然，俄國逼於北，法國伺於南，英人窺於中，列國要求，千變萬狀，寤蹙之機，日甚一日。當今之時，謀國之道，止有此途耳。曰非奮然崛起，則危機在前，遂不免土崩瓦解也。

英相沙力士勃雷侯，於本年初一日，新舉麥克得那兒氏爲駐中國公使，囑以宜增進英國之福祉。蓋近時東洋多事，不可不選其人也。於是歐洲諸國外交家等，側目相視，然善通東洋之事者，乃謂英公使簡拔得人矣。麥氏有才，必能幹其事也。麥氏亦屢赴東洋貿易家之宴，其在倫敦時，赴中國協會所特設之宴，又在香港及居上海，蒙英國諸會招宴，屢得與諸名流巨商等相接見，故吾人確信麥氏於東洋事情，必有成見也。三月，李中堂出使俄國，先是有風傳云：中堂將出使，賀俄皇加冠之典，且中國皇帝，特命中國游歷歐洲諸大國，風論一傳，大聳動歐洲諸國之耳目矣。夫俄賣恩於中國，使日本付還遼東，則其蒞中國，自不免有傲然之色，可無論已。故俄國暗告於中國云：如中國簡派使臣來賀我皇加冠之典，則須特派尊貴大員，蓋謂親王也。如無已，則中堂可耳。於是中堂之子李經芳及屬僚數十人隨行，道經上海。

沿道諸埠之人皆爭觀之。會香港有疫病流行，故不敢上陸。初從西貢登岸，英國領事等歡迎之。及抵新嘉坡，觀中國民等繁盛之情形，頗有喜色。溢於眉睫。四月二十七日，到阿尼士沙。三十日得抵俄京。越至五月四日，俄皇賜謁，威儀甚莊嚴。適有流言云：中堂淹留俄京，俄國謂為奇貨可居，必趁此時商議滿洲鐵路。及其餘緊要事件也。今而思之，則知流言非出於虛造矣。五月十八日，中堂抵莫斯科府。莫斯科府者，俄舊京也。加冠之典，蓋舉行於此府也。於是該府鉅商某，張盛宴而大饗中堂。既而典禮事畢，中堂擬直赴德京。六月十三日抵德京。次日謁德皇，恩遇甚優渥。二十五日往謁前相俾斯麥公，到處之名邑大府，待中堂以王者之禮。七月四日抵荷蘭國京城。八日抵比利時國。二國亦厚遇中堂。七月十三日抵法京巴黎。淹留約十餘日。法國政府厚禮遇之，亦不讓於諸國。遂搭船於蝦母兒，抵英國。時八月二日也。英皇賜中堂以馬車，置諸所設公館之內。且准其兼用郎士的兒公邸宅。明日英皇賜謁於阿士摩吾宮。又陪同往觀英將操演水師艦隊。七日為中國協會所招宴，會見故人舊相識者。明日英相沙力士勃雷侯，令夫人為主，開園中宴會而饗焉。十日赴上海香港銀行所設之宴。自是觀光數日，或往觀英蘭銀行，或觀海中電線工局。或觀在的母士苦拉多兩河岸各造船所。又於將發之前一日，往觀大劇場，遂抵美國。

美亦頗優待中堂。中堂有喜色。要之中堂巡游諸國，諸國皆以為嘉賓。禮意極殷。勲云：蓋中堂巡游歐洲諸國，諸國所以聳動耳目者，以中堂為中國大政治家。見聞廣大。即中國將來之政治，亦賴其施行也。中堂自揚言云：敵國應築鐵路。又採列國各種文明之利器，以更新中國。是蓋直抒胸臆之語，固非虛飾也。意者中國政府，本有朋黨相軋之弊。故中堂所欲振興之事業，或為人所阻礙。以至遷延時日，不能舉辦一事。未可知也。然中國將來則必有一進境也。中堂歸後，先駐天津十一日，乃詣京復命。忽以擅入禁苑，被劾罰俸。今上特恩原宥，捐銀九十兩贖罪。事始得息。後即拜總理衙門大臣之命。蓋為使中堂與各國商議，以求增多財源之法也。當今之時，中國財用空乏，當講求開源之道。然該政府守舊，勢難變更內地政法。故擬增多海關稅，而請於日本。日本許諾，又謀之於各商會及各學會等。然各會等亦稍不信中國政府所為。僉曰：中國政府，如有奮發興起之意，則皆樂扶助之。又云：宜疏通國內之水道，建築鐵路，大興礦業，整理財政之紊亂，以顯示奮勵之意云。

先是有流言云：俄與中國訂約，建築鐵路。後上海英文報登載該約，其要畧云：俄國有興築鐵路自琿春至旅順，自奉天至吉林之權。且為保護該路，故有設兵營於沿路各處之權。又俄當開戰之日，有准用大連灣及旅順口之權。又有借膠州十年之

權又去臘俄國政府准開創東部中國鐵路公司總理爲中國人副總理爲俄人股東乃中俄人聯合而成也蓋開創該路之意欲在西伯利亞鐵路特設捷路自黎老占士至海參崴其自俄運鐵路所需之物而至中國中國政府不得抽其稅云又據中國與日本所訂馬關條約凡日人在華各埠所製貨物則華政府抽稅不得超過海關所定稅目之上後兩國又商議更訂云中國抽日本貨物稅概與內地一切貨物同一則例而日本可得租界於上海盛京天津廈門及馬關條約所定之各埠於是德國亦請闢租界於漢口天津等英請闢於天津俄法亦請闢於漢口又中國政府假俄以煙台沿岸之地英人以爲不利於已於是中國政府賠償於英人又中國吉林官員不行與英所訂條約故英駐牛莊領事親抵吉林見該官員令其踐約又中國在英京公署拘留一廣東人有嘗謀不軌之嫌者英相詰其因由中國公使卽釋放之昨年中國之與外國交涉者大略如此

日本外交政策蓋觀中國及朝鮮交涉之迹則可以知焉至日俄之間雖似和親然未足謂爲真也日本欲擴增其海陸軍頗汲汲經營矣蓋陸軍費二千萬圓海軍費二千四百萬圓亦不爲尠也當付還遼東於中國之時國內騷然物議沸騰遂至有國會議員等欲上彈劾奏議然贊成者稍寡總理大臣伊藤氏外務大臣陸奧氏大藏大臣渡邊氏等前後辭職於是九月松方伯任總理大臣大隈伯爲外務大臣以聯合新內閣夫伊藤氏於付還遼東之際雖聲望頗減而至其編定國民憲法更訂條約等則最有功焉青史必傳於千載矣初日人擬更訂條約者既多年矣至是英法俄先更訂其條約丹麥德國荷蘭比利時瑞士等諸國相繼更訂條約於是乎日本始收回律權外邦之居日本者其刑獄各事一歸日人自理十月中日通商條約告成初日人擬創始水車業於中國內地以興製造後知不如設於日本內地之爲得策乃改其素志今擬興紡織業於日本內地而多輸出於外國也

日本領事論重慶現情

譯日本新報西五月十七日

日本駐重慶領事返國語人云上年該地關稅約千二百餘萬元而已但釐金所抽之稅不在其中故中國政府所收實數未知幾許輸出品物以藥品麝香繭絲織布及農產物等爲握要之物輸進之品如洋布紡織絲雜貨等是也蓋道路崎嶇交通之便未開故商務亦無起色我國輸進之貨以海產物爲最其餘雜貨如洋傘洋燈之類其價在輸進貨價中僅得十分之一耳此地有黃火柴製造局二所玻璃製造局六七所戶口約三萬人口約十二三萬富貴之家亦不爲寡也外人駐在此地者有英相律得兒廿年前嘗來此間創始商業近時有法商一人德商一人來開商業律

得兒嘗與中國政府商議將開始航業以大開交通之便後以阻礙不行頃又將開此業云外國傳教士在此地附近者甚眾約有六七十人領事則止有日英德法四

英法有聯盟之意

譯國民報西五月十六日

近日人皆謂俄法相善不知法國已厭俄獨謀利益有欲與英結和親之意某西報論之云自法國嚴覓打內閣云亡而英法同盟之解已十六年於茲兩國交誼漸疏互相背馳無人復道英法之同盟至近時法國第一流政治家等交言英法訂盟甚多利益論議震動人心蓋自一千八百八十二年以來未嘗見此情形也為英人者豈可不三思乎夫法國政治家多為此言是豈外交家尋常無謂之空譚而已哉其中固有三至理存焉一曰前數年來法國情形不許有與英國結親如頗勞里執政時雖開有與英同盟之說然惡英之論甚熾遂為其所壓抑矣千八百九十三年法國某政治家首倡言聯英之利而無人復繼續其說明年苦里胡熟以倡親英之說頗有嫌疑為政治家所指摘遂怏怏而去位矣未幾有暹羅之事兩國形勢岌岌如累卵之危將以干戈相見豈非前數年之實情乎然今情形一變諸新報僉云聯英本多利益已無有執排英之見者矣蓋在民主為政之國每好作民人所喜悅之說而法國與

論稍有欲與英聯親之意則為確論無疑也二曰法國有欲親英之意蓋非空譚不實之事也客臘英新駐法京公使也多亞多孟崇初抵法京謁見總統老當報論之云兩人晤談中有誠實協同之語意者此語固有深意於今日之事情也何謂今日事情吾人不欲多言焉請詳舉之厥有三事一則今日東方亞細亞及南部非洲之事英德之間有不和也二則關東方亞細亞之事法俄之際有傾軋也三則自德前相俾斯麥暴露秘密而英法之外交政策稍一變其根本也此三者實法所以欲結英之第二因由也三曰觀懷抱此種意見之人亦可知其間之消息即如姑老些兒少多老辭摩羅古離孟古離沙那生華羅呼里沒來生些是也此等之人素非主使新報喧傳為此無謀妄言之人也如苦勞些兒些那多兒差母羅古尼三氏實為法國第一流之外交家又如朗那勝氏為法國殖民家之泰山北斗嘗駁英論詆彼為淺薄之人馬兒福尼木尼身士兩人現為新報訪事素稱精通外交政治名聲藉藉夫苦勞些兒氏現為全權公使則其一言一行豈容易哉由是觀之法國親英之意必有根底也法既有此意不識英國視為如何也若英有魚水相得之意則此議當若何調處乎是余所欲知焉抑兩國同盟之事實以利益為本千八百五十三年拿破崙第三與馬俾尼公論英法同盟云余不計兩國之交情唯以兩國之利益為主

若利益相均則與之聯合是爲同盟之根基也。嗚呼！信不誣矣。吾切望兩國以公正之心計議其利益也。

俄人經營咸鏡道

譯日本新報西五月十七日

俄人囊括朝鮮天下所共見也。請申論其實情焉。俄國有一輪船公司在海參崴。曰舍卑厘奧公司。屢碇泊於咸鏡道之吉州。昔有一輪船滿載貨物三百餘件。進口上陸。又有三俄人僑寓於韓人金炳一家中。買生牛耳麥等。連往海參崴。已買牛百匹。上月十九日。來一輪船。交銀五千元於駐朝俄人而遂去。二十二日。有一俄人請朝鮮政府所管輪船名顯益者。碇泊於吉州臨湖。曰願得爲司管輪船事務。往來海參崴。每日當交銀百七十元。該船主謝絕之。既而潮州府號輪船爲俄人所借用。每次運送牛百三十匹。至海參崴及其回航載石油洋布等三百餘件而返。俄人所爲。諸如此類矣。又有一公司在鏡城。雖稱俄韓人所合同設立。而其實不過俄人所藉爲口實耳。蓋俄人之意似欲壟斷北關三郡之商利。俄人在此地者。與在吉州者消息相通。頗有起色。俄人駐鏡城府者七八人。其中有穿韓服善操韓音者。變姓自稱元某。有餘力則教習俄語於韓人子弟。又有一人在觀察府者。世人頗怪之。究不知其所爲何事。或云現爲該府顧問。與聞知政務。然想亦未確。聞此等俄人初來此兩地

時嘗見其攜帶俄駐漢城公使之文書。與朝鮮政府之公文。而抵觀察府。蓋與觀察談買牛之事也。觀察私語云。如外人知爾等來購牛之說。則恐此地附近之牛必增價也。不如私託名於韓人。則可以賤價得之。俄人喜色滿面。拍手云妙矣。故現價約二十五六元。可購一牛云。韓人本多貧乏。咸相告語云。可以賣我牛。若不自悟其農畝之急需者。該公司又將借用顯益韓船。以仁川爲創始。欲立航業定期。往郡山水浦。濟州。順天。三川浦。統管馬山浦。釜山。鹽浦。元山。西湖。新浦。新昌。遮湖。端川。吉州。明川。鏡城等。意者此航業一開。則俄韓商情必添一層之緊密。可無疑也。俄人現又擬設電綫。自元山北至咸興及慶興。又擬更北設至海參崴。其所謀益可想矣。

日人察視暹羅

譯日本新報西五月念一日

日本壯士某氏志氣軒昂。嘗游歷暹羅。客歲十二月。自暹京盤谷。經老撾地名安南等。至本年四月。始抵法屬東京。跣足跋涉。深探內地情形。所歷行程實一千英里。可謂備嘗辛苦矣。試即其所察視實情。開列如下。

暹羅風土民俗 盤谷附近之民。人情輕薄。氣質懦弱。每惡勞苦。耽逸樂。故人皆坐食。毫無事業。漸近北方。則弊風少減。至中部哥拉得地方。則情形全異。民俗淳樸。勤勉職業。自此以北。風俗人情最佳。蓋是處多老撾人種。土地膏腴。到處皆勤稼穡。然

未墾之土地極多。由政法未盡善。為地方官者。恣意貪婪。橫征暴斂。無所不至。民不能堪。遂棄此利源而不顧焉。蓋暹羅制度。自來民人開拓荒土。則其地即為彼所管。有然地方官貪婪。賦斂太重。人民不堪。誅求。故雖能開拓荒土。或轉賣於他人。又或遺棄而去之。民心日離。怨聲盈耳。忖該國將來大局。最可憂也。嗚呼。東洋人種之衰。其咎多由自取耳。迨至天狼煽鼠。禍機一發。始怨外人之驕橫。恐悔之已遲矣。

法國殖民地。暹羅國北境為老撾。西境為英屬緬甸。北接中國雲南。東連安南。人口二百萬。本為獨立之國。距今前百八年。與暹羅交戰。敗於維圓張。地遂為其附庸。年年貢獻不絕。昨年二月。英法訂約。以此地為法屬。老撾人種不類暹羅人之懦弱。其風俗敦厚。其人性柔順。其體軀強健。善於務農。似我國農民。蓋撫育此民。以為異日爪牙。此法國之素志也。故法國一得此地。銳意圖治。以糾合民心。如有鼠竊狗盜之徒。則按律嚴治。無或少縱。恩威并行。寬猛兼濟。其從前土民所信崇之一寺院。或有頹廢。則捐助巨貲。而代為修補。或有病弱貧困者。則設醫救恤。且駐此處官吏。閱歷歲月頗久。故深悉該地之風俗人情。設官可謂得人也。總督府長官。曰墨古勞氏。年齒約五十。或云其官位與大將或中將相等。又如駐維圓張之美魚毛蘭氏。僑寓此地。已十又一年云。其餘官吏亦多有為之才。又觀其軍備。將官則用法國人。教練

土人為兵。以防要害之地。其裝束雖有不同。至兵器則同用精良之物。是法人之壯志所存也。法人經營老撾。可謂勤矣。意者萃全力於此地。欲以為南侵之根本也。法人垂涎於暹羅以南者。亦已久矣。英國若無聞知。蓋亦有深意存焉。邇來暹王抵英。為賀英皇之壽辰故也。某西字新報論云。暹王之行。蓋欲倚賴英國。以斥法人之逼已也。可謂善揣摩此中消息矣。法國既有南侵之志。又擬經營安南。以西貢地方為海船根本之處也。試觀其海關抽重稅於外國輸進貨物。以保護本土產業。蓋西貢之與老撾。海陸本相關係。法國欲占此以席捲一帶之地。其意亦可知耳。

日人於暹國所宜興之事業。日本既簡派公使往暹羅。將訂條約。暹人致意於日本。極為鄭重。則我國於該地。當宜開創何種事業為最善乎。日暹之通商貿易。雖未甚殷盛。然富貴之家。用日本貨物器具不少。中國人住此地者甚眾。中等以下商務。總為華人所辦。至上等之商權。則德人多壟斷之。現在情形如此。故我國欲染指於商務。似頗難也。至其內地之農工商業。頗覺式微。則遺利可拾。諒亦不鮮也。如教導其民得法。則扶助我國勢力。亦非難事。有志於暹國之士。須一至其土。縱觀實情。是為最要也。

澎湖列島之地形。位置最佳。西控中國大陸。隔一葦帶水。不過十里。東有臺島。亦不過十里。南則有香港。新嘉坡。弗律賓。羣島等。南北船必經由此處。島中有好港口。天然形勝。可作埠頭。付臺地貿易益盛。則列島必為奇舶之處。可預知耳。蓋臺地本無一好港口。足以碇繫巨舶。故現輸出臺地第一之產物。茶糖等。亦經由廈門。則其不利於我國可知矣。

西人稱澎湖島曰伯士加得兒。乃西班牙國語也。初中國隋朝之時。尋得此島。隋皇欲征臺灣。而以該島在烟波浩渺之中。船舶翻湧。不能自由。志未能遂。偶聞漁人等交稱澎湖列島之事。開皇年中。命陳稜為將。先至澎湖列島。島中無人住者。惟見魚介昆蟲。蠶生於此地耳。隋朝以該島當臺灣要衝。初移福建沿岸之漁民數羣於列島。編茅築屋。以漁為業。蓋是為該島居民之始也。迨元季。島民人口漸增。乃簡派巡司。治理此島。至明朝洪武五年。湯信國奉命經畧近海諸島。親至澎湖。察視島情。先是官吏屢虐島民。島民極困。怨恨官府不已。於是。不服信國之命。動輒離叛。信國還京奏議。移島民於福建省之漳泉兩州。自是島中不復見一人矣。

未完

譯紐約講學報

海底屋

青浦朱開第來稿

意人考自多。製一圓球。灌以壓縮之空氣。立方二千英尺。球中置小室。與氣房通。呼吸球底以水為壓。載重二噸。可潛伏極深之海。近在司卑謝意國西海中。與二友入室。將球沉於深三十英尺之海底。歷九小時。未見出水。守者通報海部大臣。即募善泅者。入海探視。見球穩立海底。叩門無應者。後以小輪船挽坐舫數艘。抵其上。繩絡其球。提出水外。急啟門。見考自多面色青紫。氣不絕者如縷。其二友昏不省人事。少頃方甦。計球之入水而出也。已閱十八小時矣。考自多云。初入水時。呼吸靈通。其法之妙。有如此者。繼思減水輕載。并球出水。而手按抽水機。竟不能動。始悟空氣至是已稀。無以抵水力。設無人援。待斃焉耳。然二千立方尺壓縮之氣。已足供三人十八小時之用。則今之行船海底。競爭新製。而迄無定論者。觀此不無小補云。

俄國工藝日盛

駐木斯哥英領事。近報於其國家曰。千八百四十三年。英國初裝紡織機。至俄之時。通國共有棹二十五萬枝。歲出棉紗五千六百噸。千八百九十五年。已有棹五百萬枝。織機二十萬張。歲出棉紗十六萬一千三百噸。用人四十萬。監工司事。前用英德者。漸易以俄人。即紡織機器。亦設法以俄產易英產。土產木棉。漸推漸廣。利俄實多。千八百八十三年。所

產棉花值英金一千七百七十九萬鎊。千八百九十二年。已值英金三千八百四十七萬鎊。其絲綢生意。二十年來。尙稱順利。絨毛生意不如也。俄京近畿。英人設一紡織廠。五十六年於茲矣。用人二千一百六十名。所出之布。俄國無與爲匹者。

俄國文教

英國自由報云。俄之勢力驟強。伯於歐亞。而文教之興。轉不如武功之速。與英之所以爲治者。如風馬牛不相及。則俄之勢力居何等。宜瞭然於識者之心矣。文教之興衰。一國之智愚繫之。俄之振興工藝。與交涉之道。足爲天下訓。而彼都人士。不識文字者什七。遐洲僻壤之未被歐洲教澤者。比比皆然。何教術之未明如是耶。其文教最盛者。抱的克省有大學校數十。古蘭特學塾林立。雅尙文藝。而村夫牧豎。雖有爲書香後代者。均目不識丁。蓋俄之方言與文字異。讀者恆以爲苦也。遍考俄內地鄉村。無學塾者五千。其間數百村。或有塾而無師。卽有塾矣。而隆冬風雪嚴厚。生徒聚學。輒爲所阻。時際陽和。冰泮泥溢。路少人跡。令節慶期。又必散館。到學之日少。而荒工之日多。彼得堡學塾雖盛。尙不敷用。童子值就傅之年。以額隘見遺者。常七八九千。京中府尹。近擬行勒令幼童入學之例。然亦徒託空言而已。

整頓中國條陳

美國外部福士達原稿

第一條 中國目前急務。須先整頓陸軍。陸軍未成。則不能使人遵守 國家紀律。革除一切積弊惡習。蓋積弊惡習未除。必不能使中國仍成強大自主之國。爲天下各國所尊敬。而永敦友誼也。其端有四。一全國陸軍。須直由政府調度。二中國所有營制操演陣法槍彈軍衣。均須一式。不可參差。三辦理此項軍政。須用洋員。擇外洋學優資深。諳練新式軍政之現任兵官一人爲督辦。予以事權。使得嚴申 國家紀律。並准其延聘西員多名。作爲幫辦。四所有將領營官。須學習新式軍政操演。考其學問之優劣。定以官職之尊卑。再行派往歐美各洲。及日本印度各國。參考軍政。至整頓海軍。製造戰艦。亦須照此辦法。然中國目前首要固本。急在自守。不急於攻人。故海軍尙可從緩舉辦。

第二條 鐵道爲行軍之首要。必須建造。先造幹路一支。自北京過漢口而達廣東。此支路造成。調遣陸軍。或南或北。極其便捷。兵力自厚。且 國家亦可藉此裁減兵額。追國帑稍充。卽可續造鐵道。以達滿洲蒙古西藏。照此辦法。各省聲氣常通。疆圉自固。陸軍因之可恃而不可破。匪特呼應靈通。卽便民之事。亦復不少。如內地商務礦務。以及種植等類。無不藉此而興。且可補救荒政。其裨益於 國家實

非淺鮮。

第三條 國課須設法整頓也。中國現行之法實不可用。稅課不裕則國家日見感弱。征斂太苛及動支無度則財耗而民離。昔士達曾與中國之識見高明。閱歷深遠。公忠體國。某大員言談。茲姑證之。此次敵人之所以取勝於華軍。而使中國疲敝至此者。實壞於舉國官員貪贓。不知廉潔之故也。若輩實為蠹國之人。藉非斬草除根。一概屏斥。將見國本日傷。無可救藥。至國課一項。如不能力除積習。而使之涓滴歸公。則一切整頓要政。亦不過徒託空言已耳。其端有七。一征收稅課及動支款項。須直由政府權衡。其官屬自成一部。不與行法執法之官相混淆。所用吏胥。均歸部派。一切造報。直達政府。無須遞層轉折詳報。二按期將某項稅則。如何征收。進款若干。出款若干。詳細刊刻。頒示各省。如此辦理。設有不肖吏胥。從中舞弊。必易於覺察。則子民相信而親其上矣。三各省須用通行錢法也。完糧納稅。商家交易。債負還抵。所用錢法。均歸一律。鷹洋通行中國最久。而日本及英國西班牙各屬地。亦均用此相埒之洋銀。中國如定通行錢法。似當仿此為準。較為合用。四最善之策。須仿西法。設國家銀號。使錢法流通。裨益國家。商民稱便。誠非淺鮮。惟須細心設法。以保公利。勿使作弊。致有倒閉。出票尤須嚴慎。

蓋日本及各國官民。曾有因此受此虧折者。五 國家銀號。辦有成效。須即更定官員廉俸。布告天下。悉照新章。樽節支給。同力合作。藉以彌補此次虛糜之軍餉。賠償日本之兵費。造要緊之鐵道。以衛疆圉。六 請 皇上明降 諭旨。嚴定刑罰。凡有侵吞錢糧。釐稅。圖飽私囊。糜費國帑。妄用公款。以及夤緣得官。在位不職。蠹國病民者。立即斥革。永不敘用。其所有非分家財。查鈔入官。七 延聘外國老成幹員。幫同理財。如洋海關一項。係用西員。辦理已有成效。豈非明證。士達愚見。如能照以上各節舉辦。誠不必加稅累民。而國課自能足用矣。

第四條 中國現在刑法。須漸更改。俾與中國通商各國所用之刑。大畧相同。而後可。當今天下各國。除土耳其一國。不論外。惟中國之刑最苛。與各國大相迥異。故各國在華之民。均歸本國領事官管轄。日本自改用西國刑法。一切苛刑。悉除不用。中國刑曹。只守舊章。勢必愈趨愈下。翻新革舊。雖不可過於急驟。而刑訊時所用各種慘酷之刑。必須速為掃除。並簡派刑官。將 大清律例。詳為考究。擇其妥善。與西例相似者。悉為彙集。使通商各國。咸許可行。庶彼此均能遵從。

第五條 以上所陳整頓各事。舉辦後。急須更定取士之法。凡欲赴小試鄉試會試者。須知各國史畧地輿政治格致算學製造諸藝。而後可。為國家者。當不遺餘力。

培養人材。迨通國學業。既已道一風同。即可將現有之水陸軍學堂。再加推拓。使之蒸蒸日上。益廣開醫學。整頓書院義學。鼓勵人材。此數焉者。當兼營而並舉之。士達所陳延聘西員。或爲參謀。或爲幫辦。非謂不用華官。乃藉以佐華官行政耳。蓋中國欲整頓新政。實有不能不請老成練達。諳熟政治之西員。以爲之助也。昔年日本曾延聘歐美之人甚多。至其國中。分司各部。予以時日。行其政教。於是國政爲之一變化。行國治。大著成效。今日本已能自治。無須仰助他人。前所延聘西員。悉已遣散回國。此日本之所以興也。至整頓中國。除以上已陳各條外。尚有數端。如延聘精通各國文字。深明交涉事件。熟識各國公卿之西員一人。爲總署參謀。以及創設郵政等事。均可次第舉行。茲士達先就目前急務。應行整頓者。謹臚陳以備採擇焉。

報章文體說

劉陽譚嗣同來稿

周公以前。師道攝在上。故文總於史官。周公之制作。史之隆軌也。孔子以後。師道散在下。故文總於選家。孔子之刪述。選之極則也。傳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可爲史禪選而選。續史之證。自爾以後。選家代興。太史氏徒擁閒秩。備官書而已。軒軒絕代之使。難方方蒞也。東觀石渠之秘。靡人人窺也。既不能網羅散失舊聞。復不足垂信天下。後世文之統緒。乃胥移於選家。而其黜陟顯晦之權。亦惟選家操之。然選家率皆陳古而忽今。取中而棄外。或斷代爲書。或畫疆分帙。致令奇觚瓌采。羗鬱伊而被擯。瓦缶簞桴。軼鐘球而引奏。進退失理。拘囿階之焉。且事鑿切近。靡藻輒則。無當於行。學富日新。隱塵牘則彌形其舊。以云識時務。謙讓不遑。而曰廣見聞。未見其可。若夫皋牢百代。盧牟六合。貫穴古今。籠罩中外。宏史官之益。而昭其義法。都選家之長。而匡其闕漏。求之斯今。其惟報章乎。咫尺見膚受。罔識體要。以謂報章繁蕪。聞其見乖往例。此何異下里之唱。聞鼙鏞而惶惑。晉井之蛙。語溟瀚而卻走者矣。今爲疏別天下文章體例。去其詞賦諸不切民用者。區體爲十。括以三類。曰名類。曰形類。曰法類。名類得四體。一曰紀。凡名皆託紀而彰。故紀爲名之首。尚書之紀事。春秋之編年。左氏之隸故實。羣史之本紀列傳綱目紀事本末。以及私家之行狀碑志傳誄記事書事咸隸焉。二曰志。志者。紀之詳。規制者也。禹貢王制周禮儀禮與禮記之述品節者。詩經爲古之樂章。則亦志也。及羣史之書志。及山經水注。歷代輿地郡縣掌故禮樂制度之書咸隸焉。三曰論說。論說者。闡揚紀志之奧蹟。而精其理。指其事者也。謨訓誥命之書。公羊穀梁之傳。周易論語孟子孝經與禮記之言禮意者。及詩書之序。及諸子佛經道書。西人論學論政論教之書。及奏議檄移書札序述駁辯考解釋議銘贊箴頌咸隸焉。四曰子注。子注者。紀志論說之散見綴證者也。爾雅說文及訓詁箋

疏羣書之注咸隸焉。形類得三體。五曰圖。凡形皆依圖而存。故圖爲形之著。周易之河圖卦畫。尚書之絺繡作繪。及天文輿地。及諸物形。及幾何形學之圖咸隸焉。六曰表。表者圖之變也。禹貢之田賦。差上中下。喪服之等威。殺上下。旁及羣史羣書之表咸隸焉。七曰譜。譜者表之變也。左傳之世系。經解之六藝。爾雅之蟲魚草木。投壺之魯鼓辭鼓。及羣史之藝文。經籍志及氏族目錄。金石法書。刀泉。耒耜。琴簫。博奕之譜。及一名一物之品題彙列者咸隸焉。法類得三體。八曰敘例。凡法皆據例而斷。故敘例爲法之先。春秋之發凡起例。周易之序卦雜卦。及羣史羣書之敘例。爲發明其書之宗旨條理者咸隸焉。九曰章程。章程者例之見諸行事者也。尚書之誓命。公羊之戰例。及公法條約律例。教令告示。及凡百辦事之章程咸隸焉。十曰計。計者例與章程之分數也。周禮之要會質劑。與羣經羣史疆里祿賦之數。周制司寇孟冬獻民數於王。漢制郡國遣吏上計於京師。在今謂之冊籍。謂之報銷。西人謂之豫算。決算。凡算經數學。及有數可稽者。下逮民間日用之帳簿。交易之券據咸隸焉。凡此三類十體。雖會九州之典冊鴻篇。魁者鉅子。外教雜流。豎儒鄙士。展軸晦日月。束筆齊山岳。誦聲奪雷霆。視草踰恆沙。源流若江河。正變在指掌。時時諷讀。家。家。撰。著。斬。於。開。物。成。務。利。用。前。民。要。無。能。出。此。三。類。十。體。之。外。乃。若。一。編。之。中。可。以。具。此。三。類。十。體。而。

出。一通蘇州。一通上海。一通寶山。扼要之區。惟此爲最。尤必加意嚴防。誠照條陳造臺。則蘇州溝口。可以不必造臺。至燈塔對岸。亦宜安設十二生的密達大砲六尊。以扇外戶。吳淞之北。爲南石塘。是要害之地也。宜與吳淞聯絡。此處原有砲臺。視吳淞安放爲較勝。臺之後面。並無子藥庫與兵房。惟砲位雜亂不齊。有二十四生的密達克鹿卜砲一尊。有十二生的密達克鹿卜砲二尊。有十二寸前膛阿姆斯脫郎砲四尊。有八寸後膛阿姆斯脫郎砲二尊。有二十一生的密達克鹿卜砲一尊。若不換成一律。開放之際。各砲各藥。必致先後參差。今已有八寸後膛砲二尊。照樣增設四尊。合爲一臺砲數。此臺左傍另造一臺。安二十四生的密達砲六尊。右傍亦造一臺。安十五生的密達砲六尊。須與吳淞砲臺聯絡一氣。同防南路。

南石塘舊有防陸砲臺。惟只有十二生的密達克鹿卜砲二尊。難資控禦。宜再照樣增置四尊。其測量砲路之臺。臺身太高。顯明易見。適爲敵人取準之資。須改稍低。庶較隱蔽。測量之事。派人專管。然非用海圖。憑何測算。至傳布號令。消息靈通。應添造德律風。與各砲相通。又設打旗記號。隨時變換。一見瞭然。

吳淞口南石塘兩砲臺。迤邐而西。約二十華里。爲獅子林。是處砲臺。正當崇寶沙西頭。盡處。可以截擊南條中南北路之來船。最爲得勢。砲位大小一律。兩砲相離。恰如分際。

泥城亦甚合法。惟後面營房，必須遷讓。砲基必宜改短，去洋鐵房，換篷布套，方為完美。其砲僅有阿姆斯特脫砲十二寸者二尊，九寸者四尊，力尙單薄，欲恃以保南條之北路，勢必不能。宜增十二寸後膛四尊，其現安九寸砲之左邊，須另造一新臺，用廿一生的密達六尊。南石塘有廿一生的密達克鹿砲六尊。一尊移置此處，僅添五尊。兩邊再各造一臺，每臺用七個半生的密達快砲六尊。防備登岸之兵，凡砲臺皆宜牢固，而此處係最要之區，尤宜堅實。蓋崇寶沙既難安重砲，全仗獅子林保護北洪，北洪口寬一千密達，可置水雷魚雷，然須設電燈於崇寶沙，與巡查小艇，仍必用砲臺保護，方免被敵潛撈。獅子林雖有砲臺，而相距五六千密達之遙，必不能保此設雷之無失也。查崇寶沙之地，體質浮鬆，欲安重砲，則工程太大，費用不貲，然又不可置而無備也。擬於崇寶沙造一小浮臺，與電光燈一處，復設望臺一所，原設望臺太高，敵人易見，今宜較前畧低為妥。小砲臺用六尊，十二生的密達快砲，用快砲者，大砲工鉅難安，而小砲又不能及遠也。第江上平沙，四面受敵，必造鐵房置砲，始可無虞。北路設雷，既需砲臺保護，崇明島尤必造兩砲臺，扼險固守，庶使敵人不能停船。一用六尊廿四生的密達砲，一用六尊廿一生的密達砲，又另造一臺，用六尊十五生的密達快砲，以防陸師。總計吳淞各臺，用砲似覺太多，但設臺多而力單，何如設臺少而力厚，欲保中國內地，吳淞一口實為最要之區，能保吳淞，敵人雖強，斷無能入內地之理。若何路稍

弱，則敵便從何路進窺。故南北二路，必須同一堅固，始無崎輕崎重之虞。吳淞口防南瀏河口對面沙二處，設防甚善，輪船過此，必須靠近行駛。若造臺則四面受敵，易致被圍。佛手沙亦不宜造臺，而中國議者，多欲於此造臺，不知是處江面寬至四千密達，且與吳淞不能聯絡，虛設無功。

任家港地方，非大兵船所能到，設防最據形便，輪船之由西北，或南方來者，皆能擊敵，而不為敵所擊。宜造五臺，與駐紮之步隊聯絡。一臺用廿一生的密達大砲六尊，二臺用十五生的密達砲六尊，共十二尊，二臺用四尊七個半生的密達快砲共八尊。然須吳淞江陰鎮江三處，江防鞏固，真有餘力再行。

一江陰兩岸相距現仍一千密達，是長江天險也，應早設防。舊有二臺，與洋碼頭相近。一臺有五十磅天氣砲六尊，二臺有八尊前膛阿姆斯特脫砲四尊，十五生的密達克鹿卜砲，管理未能合法，以致全歸無用。惟克鹿卜砲差勝，尙可就用。舊臺宜廢，改築新臺。天氣前膛各砲，宜悉除去，東邊換用廿一生的密達砲六尊，西邊換用十五密達砲六尊。原有四尊復在小石灣移取二尊置此。又西有天氣砲四尊，亦為廢物。

江陰迤西為小角山，砲臺有十二寸前膛阿姆斯特脫砲二尊，有格林砲二尊，子藥房與兵房，營造失當，危險堪虞。格林砲安非其地，不能防禦陸兵，宜思改造。

小角山下。向有十五生的密達砲三尊。六寸前膛阿母斯脫砲二尊。是臺小而且狹。不足迴旋。臺後有一大石。削除務盡。以防彈子著石。撞而還擊也。大石既除。地方寬敞。可造一得力砲臺。砲位宜畧放開。兩傍用牆。宜仿九曲闌式。以避傍來飛彈。砲用十五生的密達四尊。舊有三尊。增置十五生的密達砲後膛砲一尊。此一尊向江陰東山暗臺移取用以擊上下游之船。砲力已足。

小角山之頂。有新設十二寸後膛阿母斯脫砲。甚形得力。惟子藥房地方。須防下水砲彈。亦以灣環曲折爲佳。

小石灣暗臺。虛設無用。其十五生的密達砲。及前膛阿母斯脫砲。陳正舊製。概成廢物。惟有十五生的密達克鹿卜砲二尊。尙爲有用之器。前擬移置江陰近洋碼頭處。卽此二尊。至鵝鼻嘴三尊。勃休馬砲。亦太老無用。

君山之上。形勢利便。宜造一臺。防上水及江陰黃山溝。君山之上。近水邊有一山。現在作營之地。尤稱佳妙。向有砲臺。今宜造作二臺。每臺各設廿一生的密達砲六尊。如防敵進江陰。必從南邊登岸。又另造一小砲臺。用六尊十二生的密達快砲。安設君山稍低之陂陀處。或有謂宜設山頂者。眞大誤也。蓋臺安快砲。用以防陸。設列山頂。則敵船仰擊。絕無翳蔽。惟置砲於山之陂陀。藉山頂爲屏障。既可避江面之彈。亦可擊陸路之兵。

君山東北有一小山。與現住湖營相近。宜安十五生的密達快砲六尊。與作營處之臺。同防上岸之兵。必須多備羣彈。最怪者長江各臺。均無羣彈。可打船上水手及登岸之兵。而乃以十二生的密達開花彈子。雜用鐵釘鐵皮滿塞其中。抵作實心彈子。用以擊鐵甲船。甚是可笑。徒費子藥而已。安得見功。

江陰之東山。有近水三低臺。都歸無用。第一臺只十五生的密達砲一尊。二臺阿母斯脫砲六七寸者各一尊。三臺有七寸前膛阿母斯脫砲一尊。十五生的密達後膛鋼砲一尊。此皆陳年暗臺。且極狹小。砲孔資敵取準。又大小不能轉動。據土人云。水漲時。浸至砲架。故砲架鏽黃。不堪運用。此處砲臺。似可不設。其十五生的密達砲一尊。卽前擬移小角山新臺者是。

黃山有十二寸前膛阿母斯脫砲二尊。與小角山情形相等。同宜改用後膛。有格林砲二尊。亦須移地安放。子藥房宜灣環保護。使不受彈。

黃山之東。有阿母斯脫砲十二寸者一尊。九寸者一尊。兩砲中間。有六寸快砲二尊。地位頗爲得宜。惟十二寸大砲處。牆宜增高少許。

各砲各藥。用時不得絲毫錯誤。最爲第一要義。如十五生的密達砲。應用六角餅藥。設用英國小石粉藥。砲必炸裂。旣糜帑項。又誤戰功。故不可不審慎也。查江陰總子藥房。

造已多年。漸將坍塌。且地身太高。又未設法保險。不能防南面之彈。宜於山後舊墳處。另造新房。較前畧低為妥。

放砲之時。務須聯絡一氣。斯為最要。游擊等看打活靶。定靶。均甚不佳。中國整飭江防。講求利器。已歷多年。猶未嫻熟。實為游擊等意料之所不及。蓋因各處砲臺。四方渙散。

總傳口令者。照顧難周。致蹈此弊。是宜於黃山洋人住處。建造望臺。打旗為記。並造統帶之公事房。內安電線。與德律風。與電燈處相通。庶堪聯絡。

江陰電光燈管理之人。失於操練。機器等件。久不擦抹。安置處所。頗覺失宜。以煙與氣。皆為敵易見也。資敵取準。損已利人。故燈處必須厚築泥牆。方能保護。至機器之反光。鏡。須令轉動靈活。移照四方。

江陰駐紮步隊。查有一地極佳。臨近水邊。策應靈捷。兵在稽不在多。只須勁旅一軍。分作四隊。一隊住江陰東邊之黃山溝。補沿江一路防兵之疏。移黃山之格林砲二尊。置

黃山近河處。即九寸新砲臺下。一隊住江陰西邊。由君山紮至西山砲臺為止。移小角山之格林砲二尊。置西邊溝口近君山處。皆所以保溝口也。其餘二隊。屯住江陰適中

之地。作為游擊策應之兵。至兩邊溝之對岸。及江陰城南邊。皆須派人巡守。江陰東邊。有烽火墩山。最關緊要。亦必派人瞭望看守。江陰江北暗臺。遷去為善。其有一種上蓋

中西文合璧表 凡已見前列表內者不再列入

西塞勒	Thessaly	木勒	Mueller
隻毛潑雷	Thermopylae	雷特福得	Ledford
班爾福	Balfour	麥閣勞傳忒	Mycroft
勃而甘利阿	Bulgaria	開透勃雷	banterbury
品宸	Pinguan	紐海文	Newhaven
哇皮	Obi	笛配	Dieppi
烏拉山	Ural	勒華勃	Luxembourg
易乃希	yenisei	裴司爾	Basle
阿爾太山	Altai	開恩鐵計	Kentish
克雷爾阿次克	Krasnoarsk	勃勒塞爾	Brussels
墨而好爾	Mulhall	司曲來斯勃	Strasbourg
羅乙孫行	Ruys + Sons	爾洛	Rhone
勞爾哀格斯村士	Royal Exchange	羅克	Leuk
臺爾威克	Daelwyk	湛米	Gemmi
蠻斯魯益	Maasluis	殷委來肯	Interlaken
席蒲梯	Djibouti	墨林根	Meiringen
麥沙阿	Massowah	獨木克斯	Dornokos
削飛而脫	Sheffield	愛派勒	Epirus
望阿爾姆	Bornholm	司達	Luda
薄脫	Butte		
安奈康達	Anaconda		
聖脫勞能斯	St. Lawrence		

中西文合璧表

斐惟斯	Service
和而斯雷	Walseley
福脫那忒雷	Fortnightly
威士忒敏士得	Westminster
勞勃生	Robertson
海勒忒	Hallett
孫秋雷	Century
格蘭脫	Grant
愛許雷	Ashley
愛爾福特	Alford
四斯福特	Oxford
倍痕汀克	Bentinck
埋而步	Marylebone
惟也而	Vere
阿開特	Arcade
毛鐵末	Mortimer
萬東斯	Vassos
以上見二十八冊	
特特瓊	Dudgeon
葛特餒	Gardner
佩斯	Bass
開雷	Kelly

本館告白 本館舊年之報早已銷罄現因本埠各石印局需紙甚多來源頓闕以

致未能即為補印約須五月下旬始克補印齊全承 諸君子紛紛函索本館一

時不克寄出未免有辜 雅望特為聲明尚希 公鑒○再本館譯成各書已有

數種亦因缺紙故未即付印合并奉聞

本館告白 本館代售各書已將價目列入廿八期報後外埠 諸君如寄函來購

往返信費務須自給否則寄來購書之費除付信局外所餘已無幾實屬賠累不

支尚祈 鑒諸

斐惟斯	Service
和爾斯雷	Walsley
福那那雷	Fortnightly
威士威士得	Westminster
勞勃生	Robertson
海勒式	Hallett
格勃雷	Century
格爾斯	Grant
愛詩雷	Ashley
愛爾福特	Alford
巴斯福特	Oxford
倍頓丁克	Bentley
埋而步	Marylebone
維池而	Vere
阿爾特	Arcade
毛維末	Mortimer
曹東斯	Vasson
以上見二十八冊	
特持獲	Dudgeon
專持發	Gardner
佩斯	Bass
開雷	Kelly

本館告白 本館舊年之報早已銷罄現因本埠各石印局需紙甚多來源頗闕以致未能即為補印約須五月下旬始克補印齊全承 諸君子紛紛函索本館一時不克寄出未免有辜 雅望特為聲明何希 公鑒○再本館譯成各書已有數種亦因缺紙故未即付印合并奉聞

本館告白 本館代售各書已將價目列入廿八期報後外埠 諸君如寄函來購往返信費務須自給否則寄來購書之費除付信局外所餘已無幾實屬賠累不支尚祈 鑒諸

